

瓜江齋



07685

八工
八工
八工
八工



光緒丁丑孟秋
授經堂重鐫本

重刊北江詩話序

大雅不作古義寢衰末學庸訛所聞發求其扶植根柢
陶冶性情作詩家指南者百不獲一也鄉先達洪稚存先
生忠讜偉節詳載

國史生平著作等身以詁經輿地之學爲

本朝巨擘故刊行各種幾於家有其書此北江詩話六卷
乃晚年手定刻之者三家張詩舲中丞李雲生太守及蜀
中周霽堂茂才也張刻袖珍本止前四卷李刻僅後二卷
惟周刻爲同里湯秋史比部抄自卷旄叢書中實爲足
本惜以後進思附青雲輒加評點於簡端多繚絲呶齶之
辭而鮮鈞識索鑰之助遂使讀者有佛頭着穢之憾焉余

重刊北江詩話序

維先生立身以忠孝爲大論學以經史爲宗論詩以三百
篇爲主故於魏晉詩人獨取陶靖節以其去古未遠也盛
唐李杜已視爲詩派之支流歷宋元明旁及各家吞雲夢
者八九目中安有餘子哉夫不探崑崙之源者不足與觀
水不登泰岱之巔者不足與觀山誦先生之詩話必想見
先生之曾襟而後能知其扶植根柢陶冶性靈作詩家之
指南者若是其難能而可貴也先生曾孫用勳因原刻體
例未合重加校正隨全集一併重刊並乞誌其緣起如此
則又孝子慈孫之用心非尋常刊布古籍者所可同日語
也夫

光緒三年歲次強圉大淵獻陽月同里後學王國均謹撰

北江詩話卷一

西漢文章最盛如鄒枚嚴馬以迄淵雲等班固不區分別爲立傳此文章所以盛也至范蔚宗始別作文苑傳而文章遂自東漢衰矣

漢文人無不識字司馬相如作凡將篇揚雄作訓纂篇是矣隋唐以來卽學者亦不甚識字曹憲注廣雅以餅爲餅顏師古注漢書以汶爲汶是矣

余最喜觀時雨旣降山川出雲氣象以爲實足以窺化工之蘊古今詩人雖善狀情景者不能到也陶靖節之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庶幾近之次則韋蘇州之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亦是此陶韋詩之足貴他人揣摩景色者

北江詩話卷一

百思不能到也

世俗以爲月中有姮娥又有蟾蜍非也張衡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是蟾蜍卽姮娥所化非有二也高誘淮南王書注亦云姮娥奔入月中爲月精今人稱美色者必曰月中姮娥無論事涉輕褻亦失之遠矣

唐詩人去古未遠尙多比興如玉顏不及寒鴉色雲想衣裳花想容一片冰心在玉壺及玉溪生錦瑟一篇皆比體也如秋花江上草黃河水直人心曲孤雲與歸鳥千里片時間以及李杜元白諸大家最多興體降及宋元直陳其事者十居其七八而此興體微矣

三百篇無一篇非雙聲疊韻降及楚辭與淵雲枚馬之作以迄三都兩京諸賦無不盡然唐詩人以杜子美爲宗其五七言近體無一非雙聲疊韻也間有對句雙聲疊韻而出句或否者然亦不過十分之一中唐以後韓李溫諸家亦然至宋元明詩人能知此者漸鮮

本朝王文簡頗知此訣集中如他日差池春燕影祇今憔悴晚烟痕此類數十聯亦可追蹤古人然疊韻易曉而雙聲難知則聲音訓詁之學宜講也

杜牧之與韓柳元白同時而文不同韓柳詩不同元白復能於四家外詩文皆別成一家可云特立獨行之士矣韓與白亦素交而韓不仿白白亦不學韓故能各臻其極

北江詩話卷一

二

詠古詩雖許翻新然亦須畧諳時勢方不貽後人口實如唐末李昌符綠珠詠曰誰遣當年墮樓死無人巧笑破孫家意極新穎然按晉書紀傳石崇被殺未久趙王倫即敗秀亦同誅不待綠珠之入而家已破矣若崇肯遣綠珠綠珠卽從命以往亦徒喪名節耳詩人作詩自當成人之美如一代紅顏爲君盡何等氣色而昌符顧爲此語吾卜其非端人也

明御史江陰李忠毅獄中寄父詩出世再應爲父子此心原不間幽明讀之使人增天倫之重宋蘇文忠公獄中寄子由詩與君世世爲兄弟又結他生未了因讀之令人增友于之誼唐杜工部送鄭虔詩便與先生成永訣九重泉

路盡交期讀之令人增友朋之風義唐元相悼亡詩惟將
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讀之令人增伉儷之情孰
謂詩不可以感人哉

昆明錢侍御禮爲當代第一流人卽以詩而論亦不作第
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
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藉雨聲多曉
簾纔捲燕交入午睡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卽
生津飭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夏夏
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
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安春陵
行之比乎

北詩話卷一

三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尙書昫詩如泛舟
茗雪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
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偃
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
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
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
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
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勇
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
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
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

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祀詩如盛服趨朝自矜
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講文治
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讒鼎銘
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
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墮詩如廣筵招客
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姥都解曹學士
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瓮牖
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尙存張宮保
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裳個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
慙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
副禮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

北江詩話卷一

四

雲時有可采姚郎中鼉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
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
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恒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
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
錦花樣尙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
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詠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
晃朝陽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
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飈入座花
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鞬精采溢日王典籍苞孫
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嶽流
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猿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

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
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函簿森嚴方上舍正澍
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
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賴潘侍御庭
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切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
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梭林馮戶部敏
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
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
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真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
炫人心目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行
少日詩如飛天仙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

北江詩話卷一

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
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
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
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
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
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
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追幽時逢異境張上
舍盞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
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
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
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

椿詩如洛陽少年頗暹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
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
吉安詩如青子入筮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
紅媚此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尙存冬心邵進士
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磨詩如大隄遊女
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
世琦詩如陟險驕驢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
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巨超詩如苕
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
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
真率閩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

北江詩話卷一

六

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
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
宜人鮑萑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
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
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陸放翁六十年中萬首詩可云多矣然萬首實不始於此
前蜀王仁裕生平作詩滿萬首蜀人呼曰詩窖子見蜀檮
杌及十國春秋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亦有不可盡
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
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

直到九霄方駐足更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詩有後出而愈工者余自伊犁赦歸有紀

恩詩云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人以烏孫赤子爲工後趙兵備翼見贈一聯云足以烏孫途上蘭頭幾黃祖座中梟則可云奇警矣後同年韋大令佩金亦自伊犁赦回余登揚州高助寺浮圖望海并懷韋中一聯云夢裏烏孫疑鬼國望中黑子是神山亦爲揚州人傳誦然卒不能及趙也

怪可醫俗不可醫澀可醫滑不可醫孫可之之文盧玉川之詩可云怪矣樊宗師之記王半山之歌可云澀矣然非

北江詩話卷一

七

儻子所能及也近時詩人喜學白香山蘇玉局幾於十人而九然吾見其俗耳吾見其滑耳非二公之失不善學者之失也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於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家耳

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尙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

侍郎居青浦之寒家身年二月余自吳江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已病不能起其目之用鹽廢蓋年已八十矣

瀕行侍郎持余哭誦請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尙能詩口占
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撰新碑
余亦爲之揮淚而別

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
此病

老尙多情覺壽徵南太守盤詩也若使風情老無分夕陽
不合照桃花袁大令枚詩也二公到老風情不衰於此可
見

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
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經
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狐容酸辛之况矣

北江詩話卷一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酌我
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淒豔絕
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
陵客感云紅燭照顏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
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卽間
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
同輩中鮮有其偶豔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
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描摩盡致疑雨集不能過也

學昌黎昌谷兩家詩不可更過朱竹君學士詩學昌黎而
過者也然才氣畢竟不凡記其少時送人長句有云江南

四月不成春落盡桃花澹天地今北地有此才否

劉文正統勳不以詩名然偶有作必出人頭地乾隆中張桐城相國廷玉予告歸里奉

勅作送行詩時門下士如趙編修翼等皆客公所並令擬作卒莫有稱意者公在機廷忽自握管爲之中一聯云佳憐夢裏雲山繞去惜天邊雨露多遂繕進呈

純皇帝亦大賞之一時送行詩遂無有出公右者

管侍御世銘以制舉文得名然所作詩實出制舉文之上記其漢茂陵一律云要使天驕驪漢旌登臺絕幕遠橫行雄心晚爲臬鳩悔萬命先因宛馬輕獨攝衣冠容汲直不畱弓劍待蘇卿淒涼玉盃人間出起告曾無同舍生神完氣足非僅以格調見長者

北江詩話卷一

九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處自與眾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荊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入蛟龍白日上城遊真景亦可云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
臣心事矣

余自伊犁蒙

恩赦回以出關入關所作編爲荷戈

賜環二集海內交舊作詩題集後者不下百首惟同年會運使燠一絕最爲得體云君得爲詩是

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請看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戒不

存

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搜采極博然如前蜀安康長公主見後蜀紀及徐光溥傳僧醋頭見僧智謹後蜀賈鄂王昭遠等傳而前蜀公主傳後蜀僧眾傳不列及之何也

余於四時最喜二月以春事方半百草怒生萬花方蕊物物具發生氣象故也一至三月則過於爛漫矣因喜此月於是植物亦最喜杏動物亦最喜燕少日讀國風燕燕子飛及夏小正來降燕乃睇囿有見杏輒覺神往稍長凡前人詩詞之詠杏及燕者無不喜諷之杏詩如海杏大如拳容子光陰詩卷裏杏花消息雨聲中小樓一夜聽春雨深

北江詩話卷一

十

巷明朝賣杏花詞如杏花疎雨裏吹笛到天明及紅杏枝頭春意鬧杏花春雨江南之類是矣自所作亦不下十數篇在汴梁客館有杏花詩四絕句其一云倚牆臨水只疑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鬪標格有花枝處有秋千極爲同人所賞在貴州日行部至都勻驛館云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里中橫舟亭卽事云一春消息杏花知餘不盡錄燕詩如燕燕尾涎涎袖中有短札願寄雙飛燕與金窗繡戶長相見飛入尋常百姓家亂入紅樓檢杏梁詞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軟語商量不定看足柳昏花暝之類是也自所作亦不下數十篇章童時賣花聲詞云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見梅花爲江南北女士所傳

誦按試貴州遵義府使院有句云與客生疏惟燕翦背人
開落有棠梨伊犁紀事四十首中有云只有塞垣春燕苦
一生不及見雕梁滬瀆客中雜詠云避俗仍居雲水鄉下
安吟榻上雕梁雙棲燕子孤眠客一室權分上下牀他如
歸燕曲等皆係長篇不更錄入

呂司訓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曾用七陽全韻作柏梁
體見貽多至三四百句末二句云乾坤生材厚中央前後
萬古不敢望頗極奇肆然古人無此例也余亦嘗贈以長
句末四語云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
注弱水西勞力滄溟欲相待亦頗寓規於獎云

呂又有句云桃花離離暗妖廟又題博浪椎圖云人間十

北江詩話卷一

十一

日索不得海上大嘯波濤聲蓋好奇不肯作常語如此

古今詠月詩佳者極多然如明月照高樓明月照積雪月
華臨靜夜等篇皆係興到之作非規規於詠月也李杜爲
唐大家卽詠月詩而論亦非人所能到杜云四更山吐月
殘夜水明樓李云青天中道流孤月又云五峯轉月色百
里行松聲寫月有聲有色如此後人復何能著筆耶古今
詠雪月詩高超者多詠正面者殊少王右丞灑空深巷靜
積素廣庭閒可云詠正面矣吾友孫兵備星衍終南山館
看月詩空裏輝流不定明烟中影接多時綠亦庶幾近之
畢宮保有青衣周某頗學作詩嘗有句云燭短夜初長余
與同人皆賞之

楊比部夢符好學六朝文小詩亦極幽峭余嘗以一聯戲之曰詩筆四靈文六代科名兩度籍三州蓋楊寄籍山東補博士弟子續舉陝西鄉試成進士則又浙江原籍也比部後又寄居吾鄉宅在烏衣橋三將軍巷卒後其子以比部遺命乞余爲六朝文格以表其墓末云訪將軍之巷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卽指此也

河豚以江陰爲第一鮪魚以采石磯爲第一刀鯽以江甯棲霞港爲第一余七招中所云牛渚銀鱗晴江石華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貌江鄉之風味首鱖鯪之足誇是也

北江詩話卷一

三

劉相國壩繼正揆席人皆呼爲小諸城性滑稽一日在政事堂早飯忽朗吟曰但使下民無殿屎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坐爲之噴飯

嘉慶十年正月紀尙書昉奉

命以原官協辦大學士乃未半月遽卒年八十一矣乾隆中四庫館開其編目提要皆公一手所成最爲贍博生平尤喜爲說部書多至六七種故余吳公詩云最憐千寶搜神記亦附劉歆輯略編先是又誤傳翁閣學方綱卒余亦有一輓詩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蓋金石學爲公專門詩則時時欲入考証也後乃知誤傳而詩已播於人口或公聞之亦不以爲怪耳

山陰酒始見於梁元帝金樓子并呼之爲甜酒考前代酒最著名者曰宜城醪蒼梧清京口酒蘭陵酒雪下酒及酒泉郡本以酒得名余曾歷品之究以山陰酒爲第一酒泉郡酒及雪下次之蘭陵酒今沂州蘭山縣釀酒法已失傳若宜城京口酒南史邵陵王綸傳稱曲阿酒皆重濁又失之太甜與今吳中之福真錫山之惠泉相等未見其美也汾州酒滄州酒性又與燒春同自當別論蒼梧清亦同燒春雪下酒今名南潯酒

近時士大夫頗留意飲饌然余謂必不得已酒譜爲上茶經次之至一肴一味皆有食單斯最下耳

果以哈密瓜爲上卽古之散煌瓜也然必屆時至其地食乃佳茗貢

北江詩話卷一

十一

京師者則皆豫摘色香味多未全非其至也其次則綏桃哀梨又次則洞庭之楊梅閩中之橘柚又次則涼州之蒲桃泉州之甘蔗伊犁之蘋果若安石榴廣南荔枝則實未嘗至其地俟再論定

魚則海魚爲上河魚次之江魚次之湖魚又次之尋常溪港之魚則味薄而腥矣

南中多禽北中多獸南中禽多巢居北中獸多穴居若南獸之巢居如熊櫓之類北中禽之穴土如鳥鼠同穴之類則亦僅見者

耳塞外則凡禽皆穴居以風多而林木少故也

小說家所言亦皆有本如西遊記之雷音寺火燄山皆在

吐魯番道中余遣成伊犂日曾過之裴岑紀功碑在巴里
坤南山頂關帝廟中余本擬歸日搨數十本以貽好古者
及歸乃取道於小南路不經此遂無由搨取迄今以爲歉
至舍間金石藏有此碑尙係客西安時所購得

終南山中牡丹高百餘尺均係木本花皆大如斗香氣聞
數百里

窮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唐錢起詩也身多疾病思田里
邑有流亡愧俸錢唐韋應物詩也讀之覺溫厚和平共三
百篇不遠

杜工部詩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足見長句
最難非有十分力量十分學問者不能作也卽以唐而論

北江詩話卷一

十四

以長句擅場者李杜韓而外亦惟高岑王李四家耳

不知今夜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逼真神仙黃昏風雨
黑如磬別我不知何處去逼真劍俠千回飲博家仍富幾
處報仇身不死逼真豪士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逼真
美人門前債主雁行列屋裏酒人魚貫眠逼真無賴依倚
將軍勢調笑酒家胡逼真豪奴近江甯友人燕山南暑夜
納涼詩云破芭蕉畔一絲風逼真窮鬼語陳毅感事云偏
是荒年飯量加逼真餓鬼語

余蒙師唐先生爲垣素工詩今集多散失猶憶其過殤女
厝棺詩曰白晝畏人依故隴黃昏覓伴嘯孤村荒寒蕭瑟
及小兒女情態並寫得出

菜花詩始於張翰黃花如散金太白所云張翰黃花句也
近人菜花詩又有花枝不上美人頭句余獨以爲不然曾
反其意作一詩曰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亦
明此花之可以上美人頭耳客歲又有句曰深紅不豔深
黃豔菜申花開蝶四飛

滬濱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
夜不闢扉余紀事詩有云一樓四面窗面面臨曠野老蛟
能變人時來嚇居者卽指此

伊犁地較西安已高八百一十里見元和郡縣志故初一
日卽見新月余紀事詩所云月朔新蟾已抱肩也

湯泉以黃山硃砂泉爲第一久浴之實可延年益壽驪山

北江詩話卷二

及昌平者次之餘則疏黃泉居多水性酷烈僅可以除風
溼及疥癬之疾耳余按試貴州浴郭外湯泉詩云半生莫
謂塵勞慣已試人間第七湯蓋指黃山及臨潼鹽厓昌平
州和州句容與石阡也後遣戍伊犁又浴湯泉一近頭臺
蘆草溝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尙書昉次之宗伯
以古體勝尙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天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
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
九月衣裳未剪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長非
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拚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

升舊語也

江寧詩人何士暉居長干里有友人役一詩曰仰首欲攀
低首拜長干一增一詩人

近人有蘋果詩云綠如春水方生日紅似朝霞欲上時新
穎而不涉纖亦詠物詩之佼佼者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
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牆夢裏詩無數仙官齊仰首殿中
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箇螢紅豆
樓窗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逼人矣

吳祭酒偉業詩熟精諸史是以引用確切裁對精工然生
平殊昧平仄如以長史之長爲平聲韋杜之韋爲仄聲實

北江詩話卷一

十六

非小失

朱檢討彝尊曝書亭集始學初唐晚宗北米卒不能鎔鑄
自成一家

近來浙中詩人皆癡香厲鴉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
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同里錢秀才季重工小詞然飲酒使氣有不可一世之槩
有三子溺愛過甚不令就塾飯後卽引與嬉戲惟恐不當
其意嘗記其柱帖云酒酣或化莊生蝶飯飽甘爲孺子牛
真狂士也

生不並時憐我晚死無他恨惜公遲查編修慎行過紅豆
山莊作也近湖北張明經本有題袁大令小倉山房集後

云奄有眾長綠筆妙未臻高格恨才多同一用意而各極其妙

北江詩話卷一

七



曾孫用勲校字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日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覩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河梁桐樹之於友朋秦嘉荀粲之於夫婦其用情雖不同而情之至則一也至詩文之有真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約之作頭責之文以及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卽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

北江詩話卷二

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李太白或以爲隴西人或以爲蜀人或以爲山東人今以新舊唐書本傳及集中詩校之云白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又爲益州長史蘇頌所禮是白爲蜀人無疑嗣後客任城又與孔巢父等稱竹溪六逸皆在山東杜甫詩據見

在而言故云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也至隴西李氏之望又非居地

李杜皆當稱拾遺肅宗至德二年拜甫爲左拾遺代宗立以左拾遺召白而白已卒若甫稱工部則劍南參幕日檢校之官李稱翰林則賀知章薦舉時供奉之署皆非實職故云當稱拾遺爲是况皆朝廷之所授也

宋朱巖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人亦以第三人爲榜眼

人之一生皆從忙裏過卻試思百事恩忙卽富貴有何趣味故富貴而能閒者上也不則寧可不富貴不可不閒余在翰林日冬仲大雪忽同年張船山過訪遂相與縱飲興

北江詩話卷二

豪而酒少因掃庭畔雪入酒足之曾有句云閒中富貴誰能有白玉黃金合成酒此閒中一重公案也及自伊犁蒙恩赦歸抵家日偶賦一絕云病餘纔得卸囊鞬桃李迎門恍欲言從此卻管閒富貴蝦蟇給廩鶴乘軒蓋散人之樂實有形神並釋魂夢俱恬者此又閒中公案之一重也此詩偶忘編入集附記於此

陶彭澤詩有化工氣象餘則惟能揣摩山水刻畫風雲如潘陸鮑左二謝等是矣

臧洪之節過於魯連弘演之忠逾於豫讓高漸離之友誼青萍子之後勁也樂布之義烈王叔治之先聲也

姑蘇姑胥姑餘皆一地也姑胥餘並音同淮南覽冥訓駘

鷓鴣雞於姑餘高誘注姑餘山名在吳

忠義奮發之語有古今一致者祖逖渡江中流擊楫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反者有如此江宋岳飛傳除荆南鄂州制置使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然逖方披荆棘得河南數郡卽卒而飛竟盪平襄鄧翦滅湖湘諸賊始朝服入朝則忠義奮發雖同而飛之才勇過於逖矣李愬之用元濟降將李祐岳飛之用楊么賊黨黃佐其用意並同

飛後定諡忠武見飛孫珂金陀粹編其諡冊引諸葛亮郭子儀二人皆諡忠武爲比而宋史本傳不載可云疎略矣耶鄂涪曹娥碑見古文苑文筆平實不足以當黃絹幼婦

北江詩話卷二

三

外孫董白之譽也蔡中郎郭有道碑自言臨文無愧辭今讀之絕無異人處蓋東京文體之衰此二篇又東漢之平筆者乃知向日盛傳此二碑皆係耳食爲古人所欺耳余詠史詩云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關神武欲取秦宜祿妻見蜀記裴松之注三國志引之近有一腐儒必欲爲神武辯無此事不知英雄好色本屬平常不足爲神武諱也

賦物詩貴在小中見大前人詠簷馬詩五律下半云當世正多事吾曹方苦兵那堪檐漏下又作戰場聲余近遊天台自嶧縣陸行坐竹兜甚適亦有一律下半云半世泉比座前塵使者輶老夫雙繭足曾走萬程遙亦或庶幾耳

左傳僖公十三年城濮之戰傳言執宛春以怒楚今廬州府志載宛春爲廬州人不知何據
七律之多無有過於宋陸務觀者次則

本朝查慎行陸詩善寫情景查詩善寫情寫景故千變萬化層出不窮寫情故宛轉關生一唱三歎蓋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矣近日趙兵備翼亦擅此體可爲陸查之亞

中唐以後小杜才識亦非人所及文章則有經濟古近體詩則有氣勢倘分其所長亦足以了數子宜其薄視元白諸人也

有唐一代詩文兼擅者惟韓柳小杜三家次則張燕公元

北江詩集卷一

道州他若孫可之李習之皇甫持正能爲文而不能爲詩高岑王李李杜韋孟元白能爲詩而不能爲文卽有文亦不及其詩至詩及排偶文兼者亦祇王楊盧駱及李玉溪五家餘則蘇頲呂溫崔融李華李德裕等文勝於詩李嶠張九齡李益皮日休陸龜蒙等詩勝於文均不能兼擅也宋代詩文兼擅者亦惟歐陽文忠蘇文忠王荆公南渡則朱文公餘亦各有所長不能兼美

杜工部之於庾開府李供奉之於謝宣城可云神似至謝庾各有獨到處李杜亦不能兼也

宋初楊劉錢諸人學西崑而究不及西崑歐陽永叔自言學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荆公亦言學子美而究不及子

美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輸
先著也

東漢人之學以鄭北海爲最東漢人之文以孔北海爲最
東漢人之品以管北海爲最

人才古今皆同本無所不有必視君相好尚所在則人才
亦趨集焉漢尚經術而儒流皆出於漢唐尚詞章而詩家
皆出於唐宋重理學而理學皆出於宋明重氣節而氣節
皆出於明所謂下流之化上捷於影響也

一代割據之主皆有人材佐之方足以倔強歲月石趙之
右侯苻秦之王景略李蜀之范長生等是矣降至唐末五
代皆然吳越之羅隱荆南之梁震馬氏之高郁皆其人也
他若李密之用卞元真王世充之用段達以迄張士誠之
用黃蔡葉雖欲不亡得乎

秦三良魯兩生以迄田橫島中之五百士諸葛誕塵下之
數百人皆未竟其用而死惜哉

鵲巢避太歲明有所燭也拘儒避反支識有所囿也
徐知誥輔吳之初年未強仕以爲非老成不足壓眾遂服
藥變其鬚鬢一日成霜宋寇萊公急欲作相其法亦然余
見近時公卿鬚鬢皓然而百方覓藥以求其黑者見又出
二公下矣袁大令枚有染鬚詩余嘗戲之曰公事事欲學
香山卽此一端已斷不及香山詩曰白鬚人立月明中又
云風光不稱白髭鬚而公欲飾貌修容是直陸展染鬚髮

欲以媚側室耳坐客皆大笑

宋真宗稱向敏中大耐官職此言實可警熱中及浮躁者
蓋一切功名富貴惟能耐器始遠大徐中書步雲

召試得雋急足至方同客食牢丸喜極以牢丸覓口半日
不得口所在人傳以爲笑此卽不能耐故也世語稱魏文
帝與陳思王爭爲太子及文帝得立抱辛毗頸曰辛君知
我喜不毗歸告其女憲英憲英以爲宜懼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是知倉猝中最足以覘人氣局度量也

屠刺史紳生不好色正室至四五娶妾媵仍不在此數卒
以此得暴疾卒余久之哭以詩曰閒情究累韓光政醇酒
終傷魏信陵蓋傷之也

北江詩話卷二

六

孫兵備星衍配王恭人善詩所著有長離閣集兵備會屬
余爲之序蓋余次子盼孫曾聘恭人所生次女然兩家子
女不久並殤恭人亦年二十四卽卒其閨房唱和詩雖半
經兵備裁定然其幽奇恂恍處兵備亦不能爲如青山獨
歸處花暗一層樓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
類數十聯皆未經人道語

新唐書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
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杜牧之詩所云一騎紅塵妃子
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者也人遂傳送荔枝自此始不知非
也後漢書和帝紀云臨武長汝南唐羌上書云舊南海獻
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云云

帝遂下詔勅大官勿復受獻由是遂省焉謝承後漢書所載亦同是荔枝之貢東漢初已然不自唐始亦不自貴妃始也

李賢後漢書注引帝王世紀紂時傾宮婦人衣綾紈者三百餘人綾字始見此說文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玉篇綾文繪也蓋布帛之細者皆可名綾今俗有綾布是也

余里中有以酒食醉飽至成獄訟者余戲贈以詩內一聯云內史獄詞由海蛤涪翁風病起江瑤一時傳以爲工

史記呂不韋使其客八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漢淮南王客亦八人漢書所云八公者是今考兩家賓客類皆割裂諸子捃摭紀傳成書秦以前古書亡

北江詩話卷二

佚既多無從對勘卽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遺其割截者十至七八又故移徙前後倒亂次序以掩飾一時耳目而博取重資故余詠史中有一篇云著書空費萬黃金剽竊根原尙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足見賓客之不足恃古今一轍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魏王泰著括地志等盡然李書篋以一手注文選所以可貴也余自塞外還道出河南偃師聞吾友武大令億卒往哭之其子明經穆洧出謝並乞題數語於纊帳以慰先人余卽作一聯云降年有永有不永廉吏可爲不可爲蓋大令諸兄皆老壽惟大令年未周甲也

青陽塗上舍國熙淮陰候一詩頗有論古之識今錄之首

建奇謀關漢疆韓侯未肯負高皇不將十面收強楚終見
三齊識假王相背君休思劇徹存心誰復似張良臨風空
灑英雄淚淮水淮山兩渺茫

寫景易寫情難寫情猶易寫性最難若全椒王文學釐詩
二斷句直寫性者也呼奴具朝殮慰兒長途飢關心雨後
寒試兒身上衣兒飢與兒寒重勞慈母心天地有寒煨母
心隨時深實能道出慈母心事

近人有白門莫愁湖詩英雄與兒女各自占千秋余以爲
英雄兒女平分尙未公允曾口占一絕云神仙富貴分頭
占一箇茅山一蔣山只有斯湖尙公道英雄兒女總相關
蓋分言之不如渾言之耳

北江詩話卷二

八

問君能有幾多愁卻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李後主詞寫愁
可謂至矣余最愛白門凌秀才霄秦淮春漲詩云春情從
此如春水傍著闌干日夜生寫情亦可云獨到二君皆借
春水以喻然一覺傷心欲絕一覺逸興遄飛則二君之所
遇然也

蟬曳殘聲過別枝實屬體物之妙余又見殘聲未到別枝
而半道復爲雀所食者雀啾中尙若音響會作哺蟬行云
一蟬響一枝十蟬響十柯閒開四面窗蟬響何其多餘聲
尙未到別樹黃雀突來將汝哺微蟲雖小響未沈倘向黃
雀喉中尋亦可見天地間景物無所不有苦吟者亦描寫
不盡耳

左傳蔡哀侯見息媯弗賓又云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及子
元反自鄭遂處王宮曰弗賓曰欲蠱蓋好色之招孽也今
漢水入江處有桃花夫人廟相傳卽息夫人余嘗題一絕
云空將妾貌比桃妍石上桃花色可憐何似望夫山上石
不回頭已一千年弔之亦原之耳

詩序言江漢之女被文王之化有不爲強暴所污者是知
遇強暴而不污惟第一等烈女子能之若息媯之遇楚文
高澄妻之值高洋皆所云強暴之污也洋之禽獸行固不
足責楚文能爲伐蔡復仇似良心尙有未泯處至子元蠱
之成與否尙屬疑案總之悲其遇可也原其心亦可也若
元微之之崔氏則失之於前陸務觀之妻唐氏則失之於
後又不可援息媯之例

北江詩話卷二

九

女子不幸而作秋胡之妻樂羊之婦然身可死名不可沒
也若息媯者則又恨其名之傳也

如畫溪山必須畫舫乃稱平山堂之舫不及西子湖西子
湖之舫不及桃葉渡至若山陰鏡湖之舟雖船船皆畫然
正如薄笨之車旋轉不便耳

虎邱泛舟以朱翠炫目勝秦淮泛舟以絲竹沸耳勝平山
堂泛舟以園林地館稱心勝若西子湖鑑湖則以上三者
春秋佳日時時有之又加以山水清華洞壑奇妙風雲變
化烟雨迷離覺可以娛心志悅耳目者無逾此也外如鴛
鴦湖之百重楊柳消夏灣之千里芙蓉柳色花光亦其次

也
余屢夢至一處石厓削門外有古澗時濯足其中遇有
不稱心事輒誦舊作二句云久無宵次居公等別有池臺
寄夢中卽指此也

李青蓮之詩佳處在不著紙杜浣花之詩佳處在力透紙
背韓昌黎之詩佳處在字向紙上皆軒昂

漢昭帝十四歲識上書人之詐顯宗八歲辨奏牘之誣皆
所謂生而知之者魏高貴鄉公亦然特所遇不幸耳漢靈
帝之不登高晉惠帝之何不食肉糜則真下愚耳然以惠
帝之愚暗而於嵇紹之死則曰侍中血弗浣成帝之童蒙
而於劉超鍾雅之遇害則云還我侍中右衛是知惟忠義
可以感人無智愚賢不肖之異矣

北江詩話卷二

十

蘇端明爲上清宮碑改作一事不敢斥言作一詩嫁名唐
代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瞻
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近時朱檢討彝尊因事斥出南書房
亦有一絕云海內文章有定評南來庾信北徐陵誰知著
作修文殿物論翻歸祖孝徵二公意皆有所指然非二公
之才望學殖亦不敢作此詩也

歐陽公善詩而不善評詩如所推蘇子美梅聖俞皆非冠
絕一代之才又自詡廬山高一篇在公集中亦屬中下甚
矣知人知己之難也

歐陽公行人舉頭飛鳥驚七字畢竟不凡

幔亭張樂豔說中秋蘭亭賦詩韻傳上已黃羅傳柑之在
元夜白衣送酒之屬重陽以及曲江之三月三日驪山之
七月七夕皆藉詩文得傳他若盱江之五日上河之清明
又以圖繪益著文人筆墨有益於良辰勝地如此
明李空同王弇州皆以長句得名李之戰勝歸來血洗刀
澗皆屬歌行中傑作

近時長沙張進士九徵吾鄉萬進士應馨才氣皆風發泉
湧惜尙多浮響

王新城尙書作聲調譜然尙書生平所作七言歌行實受
聲調之累唐宋名家大家均不若此寧可枝頭抱香死不

北江詩話卷二

十一

曾吹墮北風中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會別愛一人恩此宋
末鄭所南思肖詩也讀之頑夫廉懦夫立志

言情之作至魂夢往來可云至矣潛山丁秀才鵬年又翻
進一層云如何夢亦相逢少怕我傷心未肯來

商太守盤秋霞曲楊戶部芳燦鳳齡曲皆能叙小兒女情
事宛轉關生然淋漓盡致中下語復極有分寸則商爲過
之

詩人愛用六朝然能出新意者亦少惟陳布衣毅牛首山
詩極爲警策云似愁人世興亡速不肯回頭望六朝

無錫一縣明及

本朝進士第一凡三人而皆名皋正德九年唐皋曾寓居

無錫萬曆二年孫繼皋今歲嘉慶六年辛酉恩科則願皋不及二百年三人相繼魁天下而皆名皋亦異事也詩人用意有不謀而合者宋陳子高詩云淚眼生憎好天氣離腸偏觸病心情而吾友汪助教端光云並無岐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雖取徑各別而用意則同然二聯亦皆前人所未道也

王新城居易錄載鼎甲之衰未有如康熙丁丑者狀元李蟠以科場事流徙奉天榜眼嚴虞慎以子弟中式降調探花姜宸英亦以科場事牽涉卒於請室余謂康熙癸未亦然狀元王式丹以江南科場事牽涉卒於罪所榜眼趙晉以辛卯江南主試賄賂狼藉爲巡撫張伯行參奏伏法探

北江詩話卷二

十一

花錢名世則以年羹堯黨

世宗憲皇帝特書名教罪人四字 賜之

乾隆乙未科一甲三人亦不利狀元吳錫齡探花沈清藻皆及第後未一年卽卒榜眼汪鏞以傳臚不到未受職先已罰俸官編修幾三十年垂老始改御史

高東井孝廉高才不遇所作詩亦時有憤時嫉俗之語嘗記其觀劇一絕云曲江宴上探花回試窘師門卻費才端莫輕他由竇客許多卿相此中來

李太白詩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長風沙今在安慶府懷甯縣卽石牌灣也宋史周湛傳爲江淮發運使上言大江歷舒州長風沙其地最險謂之石牌灣湛役三千萬工

鑿河十里以避之人以爲利水經注江水徑長風山南得
長風口江浦也

錢唐門外卸蒲帆小婢相扶上岸攬一晌當風立無奈夕
陽紅透紫羅衫此余癸巳年初到西湖作也不復存稿戊
午冬乞假歸薄遊湖上於春渚徵君扇頭見之

羅世材湖北人成嘉慶四年進士距鄉試時已十一上春
官矣其題號舍詩曰年年棄甲笑于思依舊青鞋布韞來
三十三回燒畫燭可知蠟淚已成堆羅多髯故以自嘲云
其房師潘學士世恩爲余言之

章編修道鴻甲午江南解元也是科余本掇第一人房師
以制藝中數語恐犯磨勘力言於主司抑置副榜第一而

北江詩話卷二

三

章遂首多士矣張亦十一上春官及入翰林已爲余七科
後輩功名之遲速有定如此康熙中粵東梁佩蘭亦十二
上春官方得第然選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

古來才大難爲用杜工部詩也新唐書隱逸孫思邈傳獨
狐信異之曰聖童也願器大難爲用或卽工部語所本
李學士中簡在

上書房最久 諸皇子皆服其品學乾隆乙酉歲秋上偶
以鳩喚雨命題試 內廷諸翰林君詩最速成中一聯云
愈陽猶可挽拙性本無他

應制應試皆例用八韻詩八韻詩於諸體中又若別成一
格有作家而不能作八韻詩者有八韻詩工而實非作家

者如項郎中家達貴主事徵雖不以詩名家而入韻則極
工項壬子年考差題爲王道如龍首得龍字五六云詭必
全身見能令眾體從貴己酉年朝考題爲草色遙看近卻
無得無字五六云綠歸行馬外青入濯龍無可云工矣吳
祭酒錫麒諸作外復工此體然庚戌考差題爲林表明霽
色得寒字吳頸聯下句云照破萬家寒時閱卷者爲大學
士伯和坤忽大驚曰此卷有破家字斷不可取吳卷由此
斥落足見場屋中詩文卽字句亦須檢點

詩有自然超脫雖不作富貴語而必非酸寒人所能到者
馮相國英廉詠雪詩填平世上崎嶇路冷到人間富貴家
畢尙書沅喜雨詩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之

北江詩話卷二

類是也

近人作金山詩五言以方上舍正澍萬古不知地全山如
在舟二語爲最七言以童山人鉅重疊樓臺知地少奔騰
江海覺天忙二語爲最

余有憶女紡孫詩云不是阿耶偏愛汝歸甯無母最傷心
及讀濬縣周大令遇渭詩送女云來時有母去時無則兩
層并作一層益覺沈痛

商太守盤詩似勝於袁大令枚以新警而不佻也

余頗不喜吾鄉邵山人長蘅詩以其作意矜情描頭畫角
而又無真性情與氣也晚年入宋商邱犖幕則復學步耶
鄴益不足觀其散體文亦惟有古人面目苦無獨到處

原壤狸首之歌已開阮籍之先賴聖人能救正之耳

靜者心多妙體物之工亦惟靜者能之如柳柳州回風一
蕭瑟林影久參差李嘉祐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
無聲鹵莽人能體會及此否

詩家例用倒句法方覺奇峭生動如韓之雉帶箭云將軍
大笑官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杜之冬狩行云草中狐兔
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使上下句各倒轉則平率已甚
夫人能爲之不必韓杜矣

作牡丹詩自不宜寒儉卽如前人詩國色朝酣酒天香夜
染衣比體也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諷論體也外如看
到子孫能幾家一生能得幾回看皆是空處著筆能實詮

北江詩話卷一

十五

題面者實少若不得已求其次則唐李山甫之數苞仙豔
火中出一片異香天上來宋潘紫巖之一縷暗藏金世界
千重高擁玉樓臺尙能形容盡致余自少至今牡丹詩不
下數十首然實詮題面者亦殊不多今略附數聯於後辛
酉年三月十五日在舍間看牡丹詩得天獨厚開盈尺與
月同圓到十分壬子年京邸國花堂看牡丹詩縱教風雨
無寒色占得樓臺是此花今歲培園看牡丹詩十里散香
蘇地脈萬花低首避天人又當畫乍舒千尺錦殿春仍與
十分香及少日里中騰光館看牡丹詩調脂金鼎儼同味
承露玉盤饒異香與本日所作六首不知可有一二語能
彷彿花王體格否

白牡丹詩以唐韋端已入門惟覺一庭香及開元明公別
有玉盤承露冷無人起向月中看爲最近人詩富貴叢中
本色難亦其次也余昨在宣城張司訓珍席上詠白牡丹
云三霄雨露承青帝一朵芳菲號素王以花在泮池苑或
尙切題也

紅牡丹詩前人絕少余前在同鄉劉宮贊種之席上賦牡
丹詩中二聯云神仙隊裏仍耽酒富貴叢中獨賜緋影共
朝霞相激射情於紅袖最因依僅敷衍題字不能工也
夫倉王秀才芥子有牡丹詩一聯云相公自進姚黃種妃
子編吟李白詩爲一時所傳誦然究傷纖巧

曾孫用勳校字

藏書家有數等得一書必推求本原是正缺失是謂考訂家如錢少詹大昕戴吉士震諸人是也次則辨其板片注其錯謬是謂校讐家如盧學士文韶翁閣學方綱諸人是也次則搜采易本上則補石室金匱之遺亡下可備通人博士之瀏覽是謂收藏家如鄞縣范氏之天一閣錢唐吳氏之瓶花齋崑山徐氏之傳是樓諸家是也次則第求精本獨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縱未盡窺而刻書之年月最所深悉是謂賞鑒家如吳門黃主事丕烈鄆鎮鮑處士廷博諸人是也又次則於舊家中落者賤售其所藏富室嗜書者要求其善價眼別真贗心知古今閩本蜀本一不得欺

北江詩話卷三

宋槧元槧見而卽識是謂掠販家如吳門之錢景開陶五柳湖州之施漢英諸書估是也

南宋之文朱元晦大家也南宋之詩陸務觀大家也

成親王工詩年四十六髮已半白嘗有夜坐詩曰事繁書慰夜心短睡辭人

詩人之工未有不自識字讀書始者卽以唐初四子論年僅弱冠而所作孔子廟碑近日淹雅之士有半不知其所出者他可類推矣以韓文公之類視一切而必諳諳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杜工部詩家宗匠也亦曰讀書難字過可見讀書又必自識字始矣弄麈宰相伏獵侍郎不聞有詩文傳世職是故耳近時士大夫亦有讀鍼灸之灸爲灸

草菅之菅爲管呼金日殫方俟齒一如本字者則弄麈伏
獵又可以分謗矣

吾鄉有進士起家現居要地者人乞其一札爲寒士先導
用晉書劉宏傳得劉公一紙書勝於十部從事語此君復
械云劉公何人現居何職乞開示以便往拜人傳以爲口
實云

人但知陶淵明詩一味真澹不填故實而以爲作詩可不
讀書不知淵明所著聖賢羣輔錄等又考訂精詳一字不
苟也

道家之有真實本領者釋氏不能學道家之祖尙元虛者
釋氏始竊其緒餘以名於世大抵釋氏書之精皆莊列之
緒餘也其至粗如道在屎橛等釋氏亦竊之南宋儒者似
又竊釋氏緒餘此卽莊子所謂每况愈下也

李白扶風豪士歌在吳中所作非贈人也涇縣舊志以爲
贈縣人萬巨所作鑿矣

今時學者讀斷爛朝報卽以爲通曉世事讀高頭講章卽
以爲沈酣經籍何與昔人之知今知古異乎

詩句限年往往成讖袁大令枚丁酉元日詩不賀賓朋先
自賀堂前九十四齡親然太夫人卽於是年棄養朱學士
筠辛丑歲自福建學使任滿歸歲朝作詩有五十二年律
漸工句果於是年下世乾隆中

皇五子 王亦最工詩於謝世之前賦元日詩云三十

九年蒙養亦不久奄忽三詩並出無心又並作於元日
並成詩識可云異矣

余最愛明張夢晉一絕云隱隱江城玉漏催勸君且盡掌
中杯高樓明月清歌夜此是人生第幾回謂有思之惘惘
盡而不盡之致近時桐城方世泰亦有二語云稱心一日
足千古高會百年能幾回便稍覺直致然亦似劍南集中
語

詩詞之界甚嚴北宋人之詞類可入詩以清新雅正故也
南宋人之詩類可入詞以流豔巧惻故也至元而詩與詞
更無別矣此虞伯生吳淵穎諸人所以可貴也

李明經御字琴夫詩有奇氣京口詞人之冠也嘗見其讀
北江詩話卷三

戰國策書後九首之一云解紛如解玉連環一笑飄然東
海還世上共求天下士不知東海在人間

今歲二月中遊天台獨未及訪銅壺滴漏以爲歉事秋杪
以事至焦山張司馬鉉自京口攜其台蕩黃山詩屬爲訂
定內有越山至銅壺滴漏處一篇云俯觀繩繫背側立僕
持踵頗能繪涉險情事又云佛以四海水入山一毛孔雖
用釋典亦與此題確稱張娶詩人鮑海門女字菑香亦能
詩有送外遊黃山台蕩一律頗工張答之曰粗成唱和今
生願小證烟波夙世緣前余在京師鮑郎中之鍾屢誇其
三妹皆工詩余未之信今菑香卽其第二妹也

司馬從弟上舍釜工近體詩畫青綠山水殊有元人筆法

曾作萬里荷戈圖見贈余寄以二詩末一首云荷戈人在
夕陽邊宛馬如龍不著鞭欲貌鴻濛萬里雪別施輕粉寫
祁連上舍時時誦之

焦山後有松寥二小山境極幽邃鷹鵬龜獺遂各遠其一
今一山峰頂盡白蓋鷹糞所積也余守風山後會久憩於
此偶得句云鷹同獺占東西嶺浪與人爭出沒舟荒寒奇
險之景或亦遊焦山者所未及道耳

太倉蘇加玉茂才遊山詩亦頗刻畫盡致如遊黃山朱砂
菴至文殊院詩云抱崖十指牢垂巖一足贖屈膝磨過腹
縮頂低觸脰遊山實有此境辛酉冬余過太倉飲汪庶子
學金家三日無日不與茂才偕飲量甚豪一如其詩

北江詩話卷三

四

今人以饒字爲俗並附會云唐劉夢得作九日詩不敢用
饒字此說未確方言餌謂之饒廣雅饒餌也惟說文不收

此字徐鉉新附始有之然詩人所用字豈能盡出說文耶
北史恭連猛傳諱云七月刈禾太早九月
噉饒未好是六朝時歌謠已用饒字矣

吾鄉乾隆壬戌乙丑二科皆得鼎甲二人壬戌榜眼楊述
曾探花湯大神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與是也然宋
時亦有之熙寧癸丑省元邵綱狀元余中皆毗陵人是矣
萬青閣偶談載一甲三人同時皆至八座惟康熙癸丑狀
元韓爌爲禮書榜眼王鴻緒爲戶書探花徐秉義爲吏侍
今考乾隆乙丑亦同狀元錢維城刑侍贈尙書榜眼莊存
與禮侍探花王際華戶書亦皆同時又皆曾直南書房皆

曾爲會試總裁似又過癸丑矣

槐廳載筆載兄弟同時爲主考尙漏吾鄉莊少宗伯存與

修撰培因皆乾隆丙子一典試浙江一典試福建皆道出里門不二年又皆視學直

隸福建無錫秦編修泉弟編修潮皆乾隆癸卯一典試陝西若父子

同時爲考官者大學士劉統勳主考順天其子編修埔主

考廣西皆乾隆丙子及吾鄉劉家宰綸主考順天其子編

修躍雲主考山東皆乾隆庚寅也

池北偶談載順治戊戌一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

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已亥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徐元

文華亦祥葉方藹也至乾隆庚戌一甲三人亦皆江南吳

縣石韞玉青陽王宗城與亮吉是也下科始分江蘇安徽爲二科

北江詩話卷三

五

特旨命無錫稽文恭璜赴禮部恩榮宴會後同年與同鄉

後進三人接坐禮部堂上則又戊戌己亥所不能及信乎

壽考作人之化所致也

殿試卷例以前十本進 呈惟乾隆庚辰年秦尙書蕙田

等以十本外尙有佳卷奏奉

特旨許以十二本進 呈是科十四名以前並入翰林洵

屬異數至乙卯年

恩科大學士伯和坤讀卷以無佳策止取入本呈覽然是

科一甲有兩盛事狀元王以銜卽本科會元王以銜胞兄

探花潘世璜又前科狀元潘世恩從兄也

本朝一百餘年湖南士子成進士未有入進 呈十本中

者有之自乾隆庚辰今劉參相權之始暨嘉慶乙丑劉充
殿試讀卷官而狀元探花皆在湖南矣考宋淳熙丁未湖
南亦最盛省元湯壽狀元王容皆長沙人見齊東野語
方上舍正澍有過瓦官寺詩曰廢苑蒼生天子筆寺舊有梁武帝
題額荒街春繡地丁花歎其屬對之工然亦有所本唐人詩
云牀頭兩盞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語亦生峭可喜乃
知方詩又本於此也

宋蘇子容詩把麻人眾引聲長蘇子由詩亦云明日白麻
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蓋唐宋時宣麻制皆曼延其聲
如歌詠之狀今殿試臚傳日鴻臚寺官立殿下唱第引
聲亦甚長唱一甲三人二甲第一人三甲第一人必移時

北江詩話卷三

六

始畢蓋古法也又一甲三人唱名至三次亦寓慎重之意
又俗語謂狀元獨占鼇頭語非盡無稽臚傳畢贊禮官引
東班狀元西班榜眼二人前趨至殿陛下迎殿試榜抵陛
則狀元稍前進立中陛石上石正中鐫升龍及巨鼇蓋
警蹕出入所由卽古所謂螭頭矣俗語所本以此榜亭出
一甲三人隨之由午門正中而出蓋親王宰相亦無此異
數大學士稽文恭公嘗笑語余曰某爲宰相十年不及一
日之新進云

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若造境造意則非大家不能近日
順德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然所存諸詩
尙足以睥睨一世

唐少府軼華居中河橋側余未出塾卽與訂交儻有俠氣沈淪簿尉非其志也今寄居皖公山左余遊匡廬曾便道訪之爲題柱帖云看山蹤跡吾還健入世心期爾最先蓋總角時第一相識也

作富貴語不必金玉珠寶也如夜深斜搭秋千索樓閣冥濛細雨中及夜深臺殿月高低僅寫雨及月而富貴氣象宛然然尙有臺殿樓閣字也温入又詩云隔竹見籠疑有鶴捲簾看畫靜無人韋端已詩銀燭樹前長似晝露桃花裏不知秋第二等人家卽無此氣象近人詩則天氣清涼人好睡闌干閒在月明中及路暗迷人百種花亦是余前有送春詩云三面水亭簾不捲百花香裏度殘春又初夏云居然一服清涼散不啖荷珠卽露珠正不必用八寶丹自爾不寒儉也

北江詩話卷三

七

杜工部之救房瑄則生平許身稷契之一念誤之也李供奉之知郭子儀則生平慕魯仲連一流人之識廓之也韓吏部之折王庭湊則生平諫佛骨及不好神仙之定見致之也能諫佛骨卽能驅鱈魚能驅鱈魚卽能折王庭湊故余嘗有詠史詩曰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庭湊與鱈魚同

古人事皆有本明宣德時芳草鬪雞缸卽仿漢時香草雞翹織刺以爲之者史游急就篇春草雞翹鳧翁濯顏師古注云春草象其初生纖麗之狀也雞翹雞尾之曲垂者言織刺爲春草雞翹之形一曰染衣色似之蓋漢儒施於綃

素者明則用之於磁器耳

御覽引春秋考異郵云戴維出蠶期起詩正義引里語云
促織鳴嬾婦驚正可相對古人重女工故蟲鳴亦皆以維
織爲名巧婦布母女鷗工雀名義並同

王文簡詩律體勝於古體五七言絕句又勝於五七律余
最愛其國士橋一篇云國士橋邊水千秋恨不窮如聞柱
厲叔死報芭敖公螭蟻夫人祠一篇云霸氣江東久寂寥
永安宮殿莽蕭蕭都將家國無窮恨分付潯陽上下潮以
爲此非詩人之詩可與知人論世矣

余最喜宋魏野上寇萊公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
夫萊公以崛起爲宰執立朝未久而云無地起樓臺世尚

北江詩話卷三

八

傳其清節今吾鄉劉文定公官卿相者三十年其子今少
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
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清矣昨聞少司馬以年過七十與
休歸里余憂其棲止無地也先寄以詩曰此福真難及

君恩賜鑑湖乍看拋笏冕才敢憶尊鱸卿相兩傳久田廬
一寸無誰將去官日清節繪成圖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吳門汪布衣緝字墨莊少工詩所遇輒不偶近歲自都中
攜貴人書謁揚州都轉都轉甚禮之復爲友人所讒卒無
所得寄食於江上舍藩家江亦赤貧之士也聞余至揚偕
江來訪因同至傍花村看菊坐半江代吟其少日詩曰掛
酌橋西舊酒樓樓中夜夜唱涼州棗花簾外初圓月一度

銷魂便白頭余爲之擊節以爲不減明張夢晉高樓明月
清歌夜一絕明日因攜之謁揚州太守伊君秉綬屬爲之
地太守亦極賞此詩酒間汪又誦其一聯云古原牛噉新
生草小院蜂攢乍放花亦南宋詩之佳者

廬山周圍五百里界九江南康饒州三府境其雄偉奇秀
非霍山及衡嶽可比又實居江漢之衝不知當時何以不
作南嶽余遊廬山詩有云天風一回盪大氣自蟠礴南瞻
隘衡湘北望小瀟霍稽首告上真茲當作南嶽非於匡君
貢諛乃紀實耳

古人之名有必不可與之爭者卽或名槩古人亦須俟後
人論定而軒輊之當吾身則不可嘗見岳州岳陽樓詩榜

有二東則孟襄陽西則杜浣花餘人不敢參也前有友人
官是郡者別作一榜以已所作與杜孟鼎足馬甫去任人
卽撤之此與古人爭名之過也采石太白樓亦最爲東南
勝景余少時卽見神龕旁有柱帖云我輩到來惟飲酒先
生在上莫題詩三十年復過此則柱榜易矣詢之則近日
賈卽守是郡者所爲吁可云不自量矣

桐城潘君恂宰陽湖日勤於吏治每至冬夜三鼓必親巡
坊市稽察非常余友人楊繼曾自親串家醉歸適值之楊
本龍城書院肄業諸生有文譽潘平時亦賞之姑貸其過
命作飲酒犯夜賦以酒人犯法欲闔城門爲韻限辰刻至
縣交卷楊素工帖括不嫻詞賦窘極四鼓走訪余館中長

跪乞憐余不得已披衣起爲代作破曙甫畢猶記未一聯云倚思玉汝於成一篇之譜原在不畏金吾之戒三章之法何存潘君極賞之并贈金以歸

今關神武廟徧海內然桂帖絕少佳者余少時曾代人作二聯云一樣英雄感騅逝千秋家國尙鵲嘯又云左傳癖應開杜預季興功足抵岑彭近遊三天洞道出孫家埠里人方新神廟乞作一柱聯長句余爲題云稍緩須臾而歲卽元稱章武庶幾夙夜一篇亦志在春秋

前人詩云老健方知妬婦賢亦有所本北史隋獨孤后傳后性尤妬忌崩後宣華夫人陳氏容華夫人蔡氏俱有寵帝頗惑之由是發疾至危篤謂侍者曰使皇后在吾不及此則知妬婦亦有可取者然若魏孝文幽后齊馮淑妃等身不正而復妬則又獨孤后之罪人矣

北江詩話卷三

同年李廣芸字許齋才學兼茂以二甲第二人成進士以爲必預館選然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故李遂以知縣卽用余送之出都詩末云郎官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待子成列宿後李以循吏著聲今見官浙江嘉興府太守而黃主事鉞遂以能書被薦入懋勤殿未幾對品改贊善擢中允竟符列宿之數

今世士惟務作詩而不喜涉學連世故日膠性靈日退遂皆有江淹才盡之誚矣北齊書孫奉傳邢邵嘗謂之曰更須讀書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豈今之不務

讀書者胸次皆有孫奉三千精騎耶

錢州倅坵工篆書然自負不凡嘗刊一石章云斯冰之後
直至小生余嘗戲之曰是何足道張景仁淺陋下才尚作
蒼頡以來一人斯冰上視蒼公卑卑不足道耳蓋北齊書
儒林傳景仁以侍書致位通顯遂除侍中封建安王故李
百藥云自蒼頡以來八體取進一人而已蓋譏之也

詩除三百篇外卽古詩十九首亦時有化工之筆卽如青
青河畔草及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後人詠草詩有能
及之者否次則池塘生春草草碧色尙有自然之致又
次則王曹之春草無人隨意綠可稱佳句至唐白傳之草
綠看腰一道斜鄭都官之香輪莫碾青青草則纖巧而俗
矣孰謂詩不以時代降耶

北江詩話卷三

十一

詞臣掌誥冊固屬佳選然亦隨時代爲榮辱

異

傳位冊詞林以爲美談獨李吳世修降表則世以
矣是雖才不逮至然亦可悲其遇也

袁大令枚詩有矢之淫豔者然如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
不美不如老亦殊有齊梁間歌曲遺意又月中苗歌云胡
蝶思花不思草卽思情妹不思家詞雖俚而亦有古意不
可以苗歌忽之也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死生之際亦天良激發之時宋陸
務觀近時吳偉業皆詩中大作家也陸臨終詩云死去應
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

告乃翁人悲之人復敬之吳臨終填賀新涼一闕其下平
闕云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
眉頭瓜噴鼻此事終當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
非易事便一錢不值何須說人世事幾圓缺人悲之人無
惜之者則名義之繫人豈不重乎若謝康樂臨命詩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是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則非由衷
之談世亦不能爲所欺也最下則范蔚宗之雖無嵇生琴
差有夏侯色則未死之際已爲其甥所嘲益不足言矣
余有論詩絕句二十篇中一首云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
三家識力齊山下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又辛酉
年至太倉過吳祭酒故居一律云寂寞城南土一抔野梅
零落水雲愁生無木石填滄海死有祠堂傍兗州同谷七
歌才愈老秣陵一曲淚俱流興亡忍話前朝事江總歸來
已白頭亦悲之也以江總倣之才品適合

北江詩話卷三

三

西施古皆以爲吳王美女獨司馬彪莊子注以爲夏姬馮
夷古皆以爲河伯獨彪注述舊說以爲呂公子之妻狙公
古皆以爲老狙及狙之長者獨彪注以爲典狙之官彪魏
晉間博識大儒必有所本非苟爲異說者

吾鄉雲車相傳爲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製不知卽古
雲梯遺製也墨子公輸班爲雲梯淮南兵略訓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高誘注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
中今吾鄉雲車高亦與雉堞齊惟古法以數十人推挽而

前今則以有力者一人肩之爲不同耳

英雄好色好雄反可以不好色英雄好色者所謂不修小節如關長生之欲娶秦宜祿妻李西平之欲挈西川妓歸及郭汾陽韓蘄王常開平等皆是也好雄反可以不好色者蓋別有大志轉不以聲色爲意如褚淵遣侍山陰公主備見逼迫卒不及亂相傳明趙文華爲諸生時館一富家其夫已歿妻甚少慕趙風格夜半叩門趙詢知爲主人妻堅不啟明早託故辭館出不與人言也後淵轉以此爲世主所重趙亦以此爲里鄙所推安知二人不卽以此爲盜名地耶若王莽之買婢詐云贈後將軍朱子元隋煬之屏斥姬侍獨與蕭后共處則又強制之力不久卽敗露也

北齊書卷三

郭象莊子注是猶對牛鼓簧耳今人云對牛彈琴或本於此

亡息肯矜紅粉豔避秦祇覺白衣尊從舅氏蔣侍御弼寧少日詠白桃花詩也春風似翦頻頻削秋露如珠不敢零舅氏詠方竹詩也均有巧思

瓜州東北七十年前又漲一新洲長廣四十里土人名翠屏洲洲上桃花極多二月中在焦公山望之爛若錦繡故又名桃花洲王秀才豫洲上詩人也曾乞余作桃花洲歌秀才與阮侍郎元秦京兆瀛交最密所著種竹軒詩集京兆爲之序

今人以九江郡西琵琶洲謂得名於自傳爲江州司馬時

聽商婦琵琶於此因號琵琶洲不知非也水經注江水下
江水東逕琵琶山山山下有琵琶灣考其道里正在潯陽
境內則琵琶之名久矣

北江詩話卷三

曾孫用勳校字

十四

詩人不可無品至大節所在更不可虧杜工部韓吏部白少傅司空工部韓兵部上矣李太白之於永王璘已難爲體又次則王摩詰再次則柳子厚劉夢得又次則元微之最下則鄭廣文若宋之問沈佺期尚不在此數至王楊盧駱及崔國輔溫飛卿等不過輕薄之尤喪檢則有之失節則未也

昨歲遊廬山憩於同年九江太守方君體官廨數日廨後卽庾公樓太守以柱榜見屬余爲篆一聯云半壁江山真劇郡一樓風月幾傳人太守首肯然頗嫌劇郡二字非古余舉三國志王觀傳示之

明帝卽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時觀爲涿郡守遂上言

北江詩話卷四

以涿郡爲外劇始折服也唐楊倞荀子注云劇囂煩也是魏時之劇中平卽今之衝煩疲難所本

今楷書之勻圓豐滿者謂之館閣體類皆千手雷同乾隆中葉後四庫館開而其風益盛然此體唐宋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詭習內有有官楷手書沈括筆談云三館楷書不可謂不精不麗求其佳處到死無一筆是矣竊以謂此種楷法在書手則可士大夫亦從而倣之何耶本朝若沈文恪姜西溟諸人之在

聖祖時查詹事汪中允陳奕禧之在

世宗時張文敏汪文端之在

高宗時庶幾卓爾不羣矣至若梁文定彭文勤之楷法則

又昔人所云堆墨書也

本朝冊封使至安南琉球等國海船中例載漆棺以備不虞棺上必釘銀牌十數枚鐫曰天使某人之柩蓋預防危險時天使卽朝衣冠卧棺內至船將覆則棺外已施釘令其隨流漂沒海船過而見之或鉤取上船至內地則告於有司以還其家必釘銀牌者所以犒水手無此則恐見亦不撿取也然事亦有所本宋天聖中御史知雜事章頌使遼死於虜中虜中無棺槨輿至范陽方斂自是遼人常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事亦見筆談

昔人笑馮道忘攜兔園冊子來然兔園冊子畢竟是唐及

北江詩話卷四

二

五代時習尙若今日之習尙吾見其龍頭雜事而已矣又考兔園冊子雖不傳大要是類書之淺近者雖不及歐陽詢虞世南徐堅之詳審要亦其次也蓋初唐人撰集定無不舉來歷匙自作聰明之弊勝今日之錦字箋廣事類賦遠矣

唐人及北宋人著書皆有法度故自六帖既遠勝孔六帖廣事類賦去吳淑事類賦則又不可道里計矣

唐宋詩人永年者殊少杜甫年五十九李白年六十餘王維年六十一韓愈年五十七孟浩然傳云年四十始遊京師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今考張九齡以開元二十一年

十二月作相王維始從濟州參軍擢右拾遺是浩然遊京師當在開元二十二年以後至開元末浩然已卒是年亦不出五十高適傳言五十始爲詩其卒在永泰元年當

在七十左右白居易年七十五宋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皆六十六至南宋則詩人老壽者多陸務觀年八十六楊廷秀年八十三范成大年七十九袁年七十

袁大令校自作生輓詩雖極曠達然尚不如身青山人李錯二語蓋其胸次之高悟道之早又非大令所能及其句云定知無物還天地何不將身占水雲

余家藏古鏡極多海馬蒲桃至十餘面相傳皆漢時物也六朝鏡亦四五內有二面形質極薄而雕鏤甚工疑皆宮禁中所用殉葬其一背銘云天上見長心思君王一背銘云久不見侍前稀君行卒我安歸篆法工整語亦悽豔余在貴州曾以天上見長鏡作消寒會詩題亦曾以課多士

北江詩話卷四

三

倪進士模居望江之大雷岸余遊匡山回阻風華陽鎮因徒步二十里訪之其讀書草堂距家三里正面建德諸山屋旁卽雷港也余以二水山房顏之草堂後小閣七間積書至五萬卷金石千餘卷平生嗜古錢撰泉譜四卷極爲精密時阻雨畱三宿乃去談次出其懷人詩三十首乞爲點定詩非所長蓋學人之餘事耳

趙州師道南今望江令師範之子也生有異才年未三十卒其遺詩名天愚集頗有新意五言如海霞明雁路松日淡僧衣一庭如野澗雙鶴並人長均係未經人道者時趙州有怪鼠白日入人家卽伏地嘔血死人染其氣亦無不立殞者道南賦鼠死行一篇奇險怪偉爲集中之冠不數

日道南亦卽以怪鼠死奇矣

九江府署後距城有樓三楹人傳爲晉庾亮與殷浩等登眺之所不知非也亮鎮荊州時治所實在今湖北武昌縣土人名爲小武昌以別於今武昌府在江之北樓正面江故名南樓若九江府在江南有樓面江乃北樓耳何得云亮與浩等所登乎余同年方太守體以爲亮弟翼鎮江州時所築樓近之余有庾樓詩一篇云吳楚山川此上游茲樓剛對武昌樓南來傑閣推章郡東下雄藩是石頭頻歲舳艫趨海道全家棣萼領江州憑闌一望真無際千點飛帆雜渚鷗蓋訂向來之誤也

文選注以此爲湓口南樓

廬山甲於東南然最勝者則文殊臺之陷佛手巖之奇黃

北江詩話卷四

四

龍寺之古樹開禿寺之飛瀑可稱四絕

楊兵備煒少余三歲與其從兄大令倫皆童年舊交也以戊戌庶常起家官至南昌太守公事去官復緣衡工例需次道員今已發廣東到日卽署肇羅道矣其自嘲一首余極愛其頸聯云舊叨甲第登瀛選新署頭銜納粟官洵紀實也

章炯績溪人詩酷嗜昌谷已所作亦有神似者如娉婷鬼女夜行役漆燈照見雙履跡土花蝕面不分明猶帶生前小桃色年甫三十卒信乎其爲鬼才也

江上舍藩寓居江都實旌德人也爲惠定宇徵君再傳弟子學有師法作小詩亦工其過畢弇山宮保墓道詩曰公

本愛才勤說項我因自好未依劉亦隱然自具身分余識
上舍已二十年惜其爲飢寒所迫學不能進也

孟東野詩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非世路之窄心地之
窄也卽十字而踟天踏地之形已畢露紙上矣杜牧之詩
蓬蒿三畝居寬於一天下非天下之寬胸次之寬也卽十
字而幕天席地之槩已畢露紙上矣一號爲詩囚一目爲
詩豪有以哉

我未成名君未嫁同傷淪落也爾得老成余白首同悲老
大也用意不同而寄慨則一

馬融西第頌陸游南園記事甚相類文人稱頌時宰功德
卽杜工部韓吏部亦不免何況明吳與弼諸人乎腕可斷

文不可作真高人一籌者矣

粉白黛綠古人皆言粉白黛黑楚辭大招粉白黛黑施芳
澤只張揖郭璞並云靚粉白黛黑也靚與艷同玉篇廣韻
並同艷艷青黑色

李善文選注成於唐顯慶三年而三都賦皆標題云劉淵
林注悉係後人追改蜀都賦注引管子曰四民雜處卽改
民作人豈其避太宗諱而不避高祖諱者乎

黔中田教諭鈞能詩嘗記其題桃花源圖一律內頸聯云

青隴人耕無稅地紅燈兒讀未燒書頗有新意乙卯八月

初三日十三府教官錄科到者四人都勻縣訓導殷象賢

南籠府訓導吳永輔安順府訓導鄧成洛平越府訓導冉

奇瑜試以論語題文一首秋海棠詩八韻吳永輔殷象賢
詩並可擅場吳詩云無枝憑鳥宿有葉庇蟲啾殷詩云浣
露香彌潔經風膩欲流一枝酣午夢數朵媚晴秋二人皆
己酉拔貢生詩筆清新亦田教諭之亞也

五丈原在郿縣西南與岐山縣接界原平如掌余癸卯歲
訪莊大令斨於郿縣曾騎馬徧歷之原盡處有諸葛忠武
祠三楹以漢前將軍關神武配祠已荒圯余有長句記游
末云回風蕭蕭馬蹏起如掌原平三十里是也丙寅三月
余在宣城忽有主簿郭藹芬投謁自云岐山人并言縣人
已重新五丈原諸葛忠武祠乞作一詩以刊祠壁余爲賦
一律云五丈原高氣杳冥三分國勞費調停地形縱復輪
中夏天象居然見大星丙魏尙慙真宰相孫曹同媿小朝
廷茫茫川阜仍如昔渭水蒼涼太乙青郭本縣學生亦頗
能詩惜到任未半歲卽卒

北江詩話卷四

六

僧果仲詠王昭君詩和戎原漢策遣妾亦君情論斷平允
可以正前人漢恩自淺胡自深諸句之失

贈人詩能確切不移則雖應世之篇亦卽可以傳世乾隆
中宜興湯侍御先甲以建言爲

上所知旋卽擢鴻臚卿王太守嵩高時在揚州安定書院
代山長劉侍講星焯贈詩云海內共傳眞御史殿中新拜
大鴻臚人以爲稱題乾隆末葉蒙古伍彌泰以西安將軍
入爲協辦大學士旋卽正揆席孫兵備星衍乞萬進

馨代作一詩賀之內云唐代中書多節度漢家丞相卽將軍伍讀之亦擊節憶乙卯冬余以黔中使竣入都時畢尙書沉在辰陽籌餉邀留數日出其所定靈巖山館集屬題官移一嶽卽編一策蓋尙書自陝西河南擢督湖廣旋降撫山東不久仍復舊尙書一生愛才如命使節所歷五嶽又皆在部中故余詩中一聯云諸生並致層霄上五嶽分標各卷中前客河南撫署亦有贈尙書詩曰管下名山皆有嶽座中奇士盡談經時邵學士晉涵孫兵備星衍錢州判坵及余皆在幕中耳

余遊大別山日晚薄醉歷山澗中忽得一詩云朱顏壯士慘西日白髮女史悲餘春鬼桃初花怪鴟集神幄半燼祇

北江詩話卷四

七

狐蹲此時此景不沈醉豈待三尺蓬蒿墳讀之覺有鬼氣須更以醕酒沃之

李善注思舊賦引文士傳云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曰已來康取調之爲太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耶又引嵇康別傳曰袁左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靳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據二書則太平引廣陵散當係二曲康臨刑所彈者太平引而又憶及廣陵散也故余詠史詩曰交若不擇人異穢籍猖獗太平與廣陵二曲一時絕

李善注文選雖止究音訓然亦間正文義如江淹恨賦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善注云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成

好奇故互文以見義耳然實亦不然漢書揚雄傳焱泣雷厲既可云焱泣即可云危涕字書亦云焱疾也又昔人云心膽俱墜則墜心亦無不可蓋江氏雖好奇而亦無礙義訓也

王昭君賜單于一事琴操之言最得其實云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是昭君之行蓋由自請而西京雜記妄以爲事由毛延壽說最鄙陋而世俗信之何耶余曾有一絕正之云奇童請尺組奇女請和戎莫信無稽說嬾妍出畫工

莊刺史斫余僚壻也長余十歲壬辰夏始訂交於甯國試

北江詩話卷四

八

院之青雲樓刺史博學能文生平慕王深甯品學輯其遺文多至數卷亦可見其勤矣尤篤于友誼余遣戍道出邠州刺史正官其地固留二日瀕行稱貸贈贖余到戍百日會兩得刺史書以文與可戒蘇和仲詩相勗所謂北客若來休問訊西湖雖好莫題詩是也余至今感之今歲客宛陵偶登祐聖閣望青雲樓有懷刺史一律云五千里外談遊迹三十年來歎離羣卽指訂交之始言之

余在黔中與彭廷棟花連布兩軍門交最厚後二君皆進勳銅仁苗匪先後死國事彭死正大營而花之死尤烈其諭祭碑文余在翰林時所製叙死節事頗詳亦藉以報知己也平時飲量尤洪至數斗不亂在軍營時余曾作平苗

凱歌十章寄福文襄相國內一首云出險方看建鼓旗居然絳灌列偏裨前軍早報花連市已解長圍八永殺其才勇可知

唐韓翃詩日暮漢宮傳蠟燭然燭之用蠟究不知起於何時楚辭云蘭膏明燭華容備些文子曰膏燭以明自銷史記曰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是古燭炬之外或亦以膏爲之亦稱爲脂燭是矣桓譚新論燈中脂炷燹禿將滅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足正義引異物志云人魚似人形長尺餘始皇冢中以人魚膏爲燭卽此大抵古人之燭或用麻或用木蓼或用胡麻或用脂膏並無所謂蠟燭潛夫論邊利篇始有脂蠟明燈之語三國以後方屢見於書晉書及

世說石崇及石季龍皆以蠟燭炊又晉書周顛傳顛弟髡以蠟燭投顛後魏書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至齊梁間并有詠蠟燭詩合此數事觀之蠟燭容起於東漢以後詩人之詩固不必責以考據也說文亦無蠟字玉篇廣韻蠟蜜滓也西京雜記雖有閩越王獻高帝蜜燭事然雜記所言本非可據又按南粵王趙佗傳祇言獻桂蠹一器應劭注云桂蠹中蝸蟲也桂蠹係可食之物故小顏云此蟲食蓼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西京雜記之蜜燭蓋因桂蠹而附會耳然亦可知蠟燭之制必起於粵中以其地有蜜滓也

鍾會遺策賦潘岳閒居賦似乎能不及汲於仕宦矣然實

皆中躁而外恬心競而迹讓非僅不能欺人亦並不能自欺也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忘世之侶其天機活潑如此卽陳風詩人衡門之下可以棲遲之遺意也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憫時之儔其情致纏綿若此卽周南詩人陟彼高岡我馬元黃之遺意也余故謂魏晉人詩去三百篇未遠

牛女七月七夕相會雖始見於風俗通至曹植九詠注始明言牽牛爲夫織女爲婦自此以後遂皆以爲口實矣近時沈文愨德潛七夕感事一篇極自然亦極大方其一聯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蓋沈時悼亡期近故也近時七夕詩遂無有過此者卽沈全集詩亦無過此二語者

今人云凡食鼈者不得復食鳧蓋鳧能生鼈二者同食恐於腹中作蠱耳古食禁方卽有之淮南畢萬術亦云青泥殺鼈得鳧復生可證又畢萬術云燒鼈致鼈許慎注云取鼈燒之鼈自至試之亦殊驗

余友黃文學肇書平生事事謹飭卽作家書寄兒子亦必閉門具草竟日方竣其生徒常笑之然作家書本最難魏文帝典論亦引里語曰汝無自譽觀汝作家書余嘗以此觀親戚朋友其家書之簡淨明晰詞約而理足者必善爲文者也

詩各有所長卽唐宋大家亦不能諸體並美每見今之工律詩者必強爲歌行古詩以掩其短其工古體者亦然是謂舍其所長用其所短心未嘗不欲突過名家大家而卒至於不能成家者此也

高青邱詩高華而未沈實則年限之也李空同詩蒼莽而未變化則意氣之虛僑害之也大抵兩家詩不可以觀全集唯膾炙人口者佳耳

詩人所遊覽之地與詩境相肖者惟大小謝温台諸山雄奇深厚大謝詩境似之宜歛諸山清遠綿渺小謝詩境似之

遊山詩能以一二句曠括一山者最寡孟東野南山詩云

北江詩話卷四

十一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可云善狀終南山矣近日畢尙書沆登華山云三峰三霄通一嶽一石作余丙午歲遊嵩高山云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或庶幾可步武東野顧甯人詩有金石氣吳野人詩有薑桂氣同時名輩雖多皆未能臻此境也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沈文懋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用前人名句入詩仿於元遺山而成於王文簡然必不得已則用其全句可也若王文簡用杜詩意象慘淡經營中而必改末一字爲成字非湊韻則直欲掩其迹耳點金成鐵其能爲文簡解乎

詩可以作可以不作則不作可也陸劍南六十年間萬首詩吾以爲貽誤後人不少

吾鄉六逸詩惟揚起文宗發天分最高故所爲詩亦度越流輩錄其春日飲友人花下云桃花已紅顏李花已白首鮑家復值湯惠休千載風流一杯酒綠煙滿堂吹不開明月欲去花徘徊人間到底不能別除是襄陽醉裏回無意學太白而神致似之

言爲心聲固也然必謂製危苦之詞者所遇必窟阨作吉祥之語者處境必豐腴則亦不然吾鄉楊孝廉印曾及猶子上舍敦復一生喜作金華殿中語然孝廉一第後卽客死於外上舍則垂老不遇並不免飢寒則又事之不可解者

劉明經大猷工制舉業窮老不遇而卒人不知其能詩也嘗讀其臨安懷古二十截句多未經人道語如岳忠武墓云地下若逢子少保南朝天子竟生還可云警策

凡作一事古人皆務實今人皆務名卽如繪畫家唐以前無不繪故事所以著勸懲而昭美惡意至善也自董巨荆關出而始以山水爲工矣降至倪黃而并以筆墨超脫擺脫畦徑爲工矣求其能繪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爲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豈非久久而離其宗乎卽詩何獨不然魏晉以前除友朋答贈山水眺遊外亦皆喜詠事實如古詩爲焦仲卿妻作以迄諸葛亮梁父吟

曹植三良詩等是矣至唐以後而始有偶成漫興之詩連篇接牘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何異縱極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是則觀於詩畫兩門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錢閣學載詠丁香詩云曉風纓絡索垂地細雨玲瓏玉倚天頗極體物之工

詠物詩有實賦者近人詠臙脂云南朝有井君王入北地無山婦女愁等是也有虛摩者全椒張明經龍光應詠詠某人云抱病七年嘗憶爾多情五日又逢君等皆是

或曰今之稱詩者眾矣當具何手眼觀之余曰除二種詩不看詩卽少矣假王孟詩不看假蘇詩不看是也何則今之心地明了而邊幅稍狹者必學假王孟質性開敏而才氣稍裕者必學假蘇詩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則必另具手眼自寫性情矣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

詩有俚語而可傳者江甯燕秀才山南句云神仙怪底飛行速天上程途不揚彎思之卻有至理

嚴侍讀長明詩致清遠善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記其在秦中消寒四集同詠蠟梅句云幾時過小雪一樹恰斜陽可云工巧然生平不能造意造句是以尙難方駕古人

吾友孫君星衍工六書篆籀之學其爲詩似青蓮昌谷亦足絕人然性情甚僻其客陝西巡撫畢公使署也嘗眷一伶郭芍藥者固留之宿至夜半伶忽啼泣求歸時戟轅已

鎖孫不得已接長梯百尺自高垣度過之爲邏者所獲白
於節使節使詢知其故急命釋之若惟恐孫之知也後酒
間凌肆益甚同幕者不勝其忿爲公檄逐之檄中有目無
前輩凌轍同人諸語節使見而手裂之更延孫別館有加
禮焉時程編修晉芳以貧病乞假詣西安節使虛上室迎
之未數日卽病節使率姬侍爲料理湯藥不歸寢者旬日
及卒凡附身附棺之具節使及余輩皆躬親之不假手僕
隸也一日兩舉哀官吏來弔者竟忘程爲客死矣觀歸日
復以三千金恤其遺孤時言舍人朝標投節使一詩曰任
叻全家欣有託禰衡一箇儘容狂洵實錄也孫後以乾隆
丁未第二人及第自編修改部今官山東督糧道

謝元暉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橋詩宣城圖經及方志
藝文載此詩土人遂以今城東十里新林浦板橋當之不
知非也景定建康志板橋在江甯縣城南三十里新林橋
在城西南十五里金陵故事晉伐吳丞相張悌死之悌家
在板橋西揚州記金陵南沿江有新林橋卽梁武帝敗齊
師之處新林板橋皆沿江津渡之所元暉自都下赴宣城
故先經新林後向板橋也詩首二句卽云江路西南永歸
舟東北鷺是矣若今宣城東新林浦板橋距江甚遠何得
云天際歸舟雲中江樹乎圖經方志誤認之宣城三字卽
以爲二地皆在宣城非也李太白詩獨酌板橋浦古人誰
可徵元暉難再得灑酒氣填膺卽指謝此詩而言

揚州舊城有文選樓土人相傳以爲梁昭明撰文選之處
不知非也昭明未嘗至揚州蓋實隋曹憲注文選之樓李
善卽憲弟子亦州人也余曾有詩正之曰隋唐開選學曹
李足名家一代人材盛茲樓歲月賒戶通金屈戍城傍玉
鉤斜借問今時彥何人擅五車

北江詩話卷五

李太白詩不特天才卓越卽引用故實亦皆領異標新如蓬萊文章建安骨後漢書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鄧康遂薦章入東觀爲校書卽是白所言蓬萊文章卽東觀文章也俠客行鄆邯先震驚邯鄲古未有倒言鄆邯者然張宴漢書注邯山在邯鄲縣東城下單盡也是鄆邯先震驚爲盡邯山之地皆震驚耳白詩不肯作常語如此他若行路難上雲樂等樂府皆非讀破萬卷者不能爲也

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矣然其詩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謂突過前哲而不滿

北江詩話卷五

之者又皆退有後言平心論之四家之傳及傳之久與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於傳與不傳而決其必可不朽者其

爲錢施錢任乎宗伯載之詩精深太僕朝翰之詩古茂通

副澧之詩高超侍御大椿之詩淒麗其故當又求之於性

情學識品格之間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今四家俱在試合袁蔣等四家並觀之吾知必有以鄙言爲然者矣太僕詩以四言五言爲最次則歌行卽近體亦別出杼軸迥不猶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婦云白水貧家味紅羅舊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歲月羞言祿寂寞功名稱不才何婉而多風若此待御於三禮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禮家皆奉爲矩度故其詩亦長於考證集中金

石及題畫諸長篇是也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故詩人學人可以並擅其美猶記其送友一聯云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情至之語余時時喜誦之

本朝文教覃敷卽異域人亦皆工於聲律余嘗見滇中土司李鴻齡詩幾欲俯首至地鴻齡雖寄居蒙自實緬甸國人五言歌行實有奇趣近體則偶儻風流幾欲合方城玉谿爲一手與粵東之黎洵可稱勁敵誰謂九州之外六經之表無奇傑備偉之士乎

余嘗讀魏書崔浩傳而歎其學識迥非代朔諸臣所能冀及然至於殊死者史家以爲非毀佛法所致豈其然哉蓋其人事事欲見己之長遂事事欲形人之短耳其論王猛慕容恪劉裕可云當矣余則以此論浩曰若崔浩之達識魏太武之荀彧也以浩觀之而高允爲不可及矣余嘗有詠史樂府論浩允云臣才區區勞獎識清河司徒臣不及蓋謂此也

近時詩之能學盧玉川者無過江甯周幔亭有詠僕夢魘詩云被我一聲噉跌碎夢滿地可謂奇而入理矣次則上虞張上舍鳳翔其詠西瓜燈云藍團盧杞臉醉芻月支頭杜工部詩赤岸水與銀河通前人卽以在今江甯六合縣者當之郭璞江賦所云鼓洪濤於赤岸李善文選注赤岸在廣陵輿縣是也余以爲雖詩人放筆所及固不可以道里繩之然地勢畢竟太迥遠水經注河水下引茅經援神

契曰河者上應天漢西京雜記亦有河水上通天河之說則此赤岸當以在黃河者爲是今考水經注大河又東逕赤岸北卽河夾岸下引秦州記抱罕有河夾岸岸廣四十丈云云是赤岸在抱罕縣矣上距河源甚近當卽工部詩所云與銀河通者也

詩奇而入理乃謂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盧玉川李昌谷之詩可云奇而不入理者矣詩之奇而入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如遊終南山詩雷聲傍太白雨在八九峯東望紫閣雲西入白閣松余嘗以乙巳春夏之際獨遊南山紫白二閣遇急雨回憩草堂寺時原空如沸山勢欲頽急雨劈門怒雷奔谷而後知岑詩之奇矣又嘗以己未冬杪謫

北江詩話卷五

三

戍出關祁連雪山日在馬首又晝夜行戈壁中沙石嚇人沒及髀膝而後知岑詩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之奇而實確也大抵讀古人之詩又必身親其地身歷其險而後知心驚魄動者實由於耳聞目見得之非妄語也

北史盧思道傳年十六中山劉松爲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復爲文示松松不能甚解乃喟然歎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余嘗有詩曰劉松製碑銘思道難了了思道旣讀書爲文松不曉信知學益人飢者待之飽明明愚與智一日互顛倒詞章尙如此何況窮理道百事且勿營局門讀書蚤觀

思道之言而益知孫舉之妄矣

李益傳少師事孔穎達後孫還就誦詩業與此同

體物之工後人有未及前人者卽如漢唐以來詠蘭詩亦至多矣而楚辭九歌以二語括之曰綠葉兮素枝芳菲兮今襲予祗八字而色香味並到詠橘詩亦多矣而九章之橘頌以十四字括之曰曾枝剝葉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祗四語而枝葉蒂幹花實形狀采色並出後人從何處著筆耶

唐書白居易傳嘗與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狄兼
莫盧賈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爲九老圖按居易集中亦歷述九人官爵里居姓字以年齒爲序蓋事實仿於後魏中書令高允之徵士頌歷載中書侍郎固安侯范

北江詩話卷五

四

陽盧元子真等三十四人而各係以頌其前後當亦以年爲次吾鄉莊氏南華九老曾其附入者又二十一人石門君之孫徵君宇達亦各爲頌以繫之亦仿允之例也余曾爲作序見集中

杜工部之在嚴鄭公幕府也所作詩與鄭公不同杜牧之之在牛奇章幕府也所作詩與奇章公不同歐陽文忠公之在錢思公幕府也思公學西崑而文忠則學杜陸渭南之在范石湖幕府也石湖主清新而渭南則主沈鬱故能各自名家并拔戟自成一隊卽明沈明臣徐渭之在湖梅林幕府梅林雖不作詩然二君亦皆能各極所長雖督府嚴重尙各有脫略儀檢不可一世之槩惟吾鄉邵山人長

蘅初所作詩既描摩盛唐苦無獨到及一入宋商邱幕府則又亦步亦趨不能守其故我矣人或以其名重尙豔而稱之吾以爲其品既不及前脩則其詩亦更容論定也

唐杜光庭爲道士撰集諸道經多以己說參之俗語稱杜撰或以爲卽始於此非也顏氏家訓雜藝篇江南閩里間有畫書賦乃陶隱居弟子杜道士所爲其人未甚識字輕爲軌則託名貴師世俗傳言後生頗爲所誤考林罕字源偏旁小說序又作隸書賦云假託許慎頗乖經據實則陶先生弟子杜道士所爲大誤時俗吾家子孫不得收寫云云余意杜撰二字蓋出於此然兩人皆姓杜又同爲道士又皆工作僞可怪也余嘗有消夏十絕其一云有鵝欲換書寧取羲之媚不學兩道流後先工作僞

北江詩話卷五

五

岳陽樓望洞庭湖詩少陵一篇尙矣次則劉長卿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余以爲在孟襄陽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二語之上通首亦較孟詩遒勁

余昨過錢清鎮有閩閩詩人孫秀芬欲執贄門下余婉辭卻

之然閱其所作中有詠夕陽一律其頸聯云流水杳然去亂山相向愁居然唐賢興到之作余歎賞久之以爲可以配王曉月也

高麗使臣朴齊家工詩及畫其入貢也慕中國士大夫每有一面輒作見懷詩一章多至五十餘首可謂好事矣按朴本吳越著姓東國通鑑云新羅景明王七年吳越國文

士朴嚴投高麗爲春部少卿吳任臣十國春秋吳越武肅
王世家亦云天寶十六年我國文士朴嚴之裔自唐末至
今已八九百年尙爲其國文學侍從之臣世澤可云長矣
文宋瑞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詩黃梁得失俱成幻五十
年前元未生蓋是時信國正五十也與阿文成五十自壽
詩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二公之詩不謀適
合均不愧英奇本色

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語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遺民
鄭所南翻海洗青天句則語至奇而理亦至足遂爲古今
奇語之冠

陳明經增海甯人束髮卽有詩名然屢試不第人以三十

北江詩話卷五

六

老明經目之余識之於江陰官廨出近作就正因決其必
當遠到其詩尤工七言如稜興云未開桃李村無色來話
桑麻客有情齋居云騎月雨從春後積出山雲在樹頭濃
閨意云紅樓日晚愁多少翠被春寒夢有無牡丹云一尺
梳鬢爭玉面千金論價買春風其詩箴十六篇學司空表
聖體亦有新意

年家子管學洛工制舉業四十不售遂入貲爲郎然詩與
詞皆工實爲後來之秀記其雨中牡丹四絕末一首云小
窗燈影照無眠簷漏聲欲曙天更比落紅還可惜倚闌
人不似當年可云丰神絕世其賀新涼詞中數語云恨不
奮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亦有新意

唐有兩李龜年一在僖宗時見五代史南詔蠻下云僖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云云是李龜年又唐之宗室也

詩之遇合有得之於柱帖者吾鄉錢侍講名世未遇時畱滯京邸歲除幾無以爲生時新城王文簡官刑部尙書素好士錢不得已以春帖子干之云尙書天北斗司寇魯疎家文簡大契之周卹甚至并爲延譽錢不久遂登上第乾隆間丹徒鮑山人舉旅客維揚時博陵尹少宰會一以前巡撫視嵯邗上方抵任商人浼山人爲聽事柱聯山人書十六字云淮海維揚貢金三品文武吉甫爲憲萬邦少宰一見賞歎欲絕知爲山人所作遂延入爲上客山人一生溫飽皆十六字之力也

北江詩話卷五

七

徐凝廬山瀑布詩終古長如匹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爲惡詩是矣然東坡詩如嶺上晴雲破絮帽樹頭曉日挂銅鉦諸聯獨非惡詩乎且非獨此也銅鉦又屬湊韻嘗有友人子以詩見示筆甚清脆卷中忽以銅鉦二字代曉日予曾諭之曰東坡此種最不可學今用庚字韻故曰銅鉦若元字韻則必曰銅盆寒字韻則必曰銅盤歌字韻則必曰銅鍋矣坐客皆失笑韓退之縞帶銀杯亦同此類里中楊氏自前明至

國朝科第不絕土人傳爲旗竿里楊氏是也其子弟曾文之所曰騰光館饒有泉石之勝凡外人預斯會得雋者又

數十人余童年亦預焉然楊氏子弟工制藝者極多若以詩名者惟上舍元錫爲最所著有攬輝閣集歌行尤擅場五七言律詩亦豪宕自喜五言如狂名千載後心事一杯中幾人能小住終歲爲誰忙萬瓦露華白一窗燈影紅七言如論才直欲兒文舉罵坐猶能弟灌夫雲泥可隔交終淺蕉鹿相尋夢或真屋漏牆圯云難使壁如司馬立竟無垣與段干踰皆戛戛獨造非尋行數墨者所能到也

秋試揭曉順天江南類皆在重九前後揚州申副憲徽官京師日重九日同人集墨審厥登高賦詩云古來重九西風冷明日長安落葉多蓋是年以初十日揭曉也人傳誦以爲工今歲余偶在里中重九前同人日日讌集聞江甯

北江詩話卷五

八

當以初七日揭曉亦賦一詩云回風已墮千林葉冒雨誰登九日樓皆借落葉以喻報罷之人惟此回揭曉在重九前情事又不同耳

余督學貴州日曾兩值鄉試甲寅乙卯是也先期卽拔取十三府諸生之能文者聚貴山書院中院中生徒有額缺余捐廉俸爲廣額數十名科歲兩試皆先期於五月前抵省五月一日試諸生頭場準例四書文三首詩八韻以一日夜爲限二三場亦然余亦宿書院中俟諸生交卷畢始歸六月一日則試二場七月一日則試三場時總憲馮公光熊方撫黔中與余尤相契每書院局試日亦分派文武員弁巡邏以防傳遞余又苦黔中無書先令人於江浙購

買十四經二十二史資治通鑑通典通考以及文選文苑
英華玉海等書貯書院中令諸生尋誦博覽試三場日并
明論諸生曰所問策皆在此數部中諸生能各尋原委條
析以對卽屬佳士不必束書不觀也後張吉士本枝胡吏
部萬青等會試皆以對策獲雋卽其效矣貴州中額祇四
十名甲寅科肄業書院者中至二十四名乙卯科復中至
二十七名可云多矣任滿日督撫例以學臣賢否具摺入
奏時督臣爲大學士福康安撫臣卽總憲卽以此具奏爲
學臣課士之效丙辰召見時復蒙

純皇帝垂詢及之亦異數也試後余輒令院中生徒錄開
藝送署中爲決去取頗復不爽乙卯歲銅仁苗匪滋事督

北江詩話卷五

九

撫並在軍營代辦監臨者爲鍾祥賀方伯長庚是科余決
院中生徒中式者當有八人填榜日自第六名起至四十
名止所擬者僅得五人方伯好立異同不待填榜竟卽笑
向余曰使者此次決科當有一二名遺漏矣余亦笑應之
曰且待填畢再議及書五魁竟則黃生鶴魁多士張生本
技第二胡生萬青第四八人者竟無一不售方伯忽大驚

曰何術之神若此余曰此易曉耳順天江浙大省積卷至
萬餘可中可不中之卷又多故難預定若貴州則入試者
僅三千人其科歲試皆在三名以前者平日能文可知所
懼者八韻詩五道策或擡頭不諳禁例及有平灰失粘等
病耳余皆束之於書院中一月數課課藝成皆面指其得

失則以上諸病漸可以除闡藝

心人甯有不售之理

耶諸公皆悅服而散

古詩青青河畔草一篇連用疊

下於離騷九章之悲

回風

離騷以後學騷者宋玉賈誼東方

恣王褒劉向王逸

等若干人而皆不及騷以絕調難

陶淵明以後學陶

者韋應物柳宗元以迄蘇軾陳無

若干人而皆不及

陶亦以絕調難學也庾信哀江南賦無意學騷亦無一類

騷而轉似騷王維裴迪朝川諸作元結春陵篇及浯溪等

詩無意學陶亦無一類陶而轉似陶則又當於神明中求

之耳

北江詩話卷五

十

說苑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擁楫而歌鄂君舉繡被而覆之云云此鄂君當亦以封於鄂得名按史記楚世家熊渠伐庸揚粵至於鄂乃立其中子紅爲鄂王世家蓋據世本是鄂之名已久卽楚辭乘鄂渚而反顧亦當在鄂君之前而地理書乃云鄂渚以鄂君得名其誤已不足辯矣余戊辰年江行曾有一絕正之曰楚詞鄂渚由來舊轉說嘉名肇鄂君一等荒唐不須述朝爲行雨暮行雲

江夏縣有邵陵王廟祀梁邵陵王綸香火尙盛余亦以詩正之云一間茅屋荆昭廟卻有層臺祀此王不敢更將碑石讀傷心韋粲死青塘

自黃州至漢陽江岸南北名山極多然山名大半起唐宋時非禹貢山川及漢書地理志等之舊也如大別小別等山誤始於唐李吉甫內方山壺頭山烏陵峯等誤始於宋樂史漢川之赤壁山誤亦始於吉甫黃岡縣之赤壁山本名赤鼻山誤始於宋蘇軾他若武昌縣亦有西塞山通城縣有雞籠山皆非舊地蓋辯之不勝辯矣大別小別等考在文集中江行抵黃州亦有一絕云坡老尙難知赤壁路人更莫指烏林惟餘鮑照書臺在風月千年是賞心蓋謂此也

劉長卿開寶進士全唐詩編在李杜以前蓋計其年代實與王孟同時然詩體格旣殊用意亦迥別前人以長卿冠大厯十子蓋以詩境而論實異於開寶諸公耳卽如同一謫官也摩詰則云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不特善則歸君亦可云婉而多風矣若文房之將赴嶺外畱題蕭寺遠公院則直云此去播遷明主意白雲何事欲相留殊傷於婁直也孟浩然之不才明主棄亦同此病宜其見斥於盛世哉劉孟之不及王亦以此

有心作衰颯之詩白香山是也如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夫年始三十九何便至歲暮日斜此有心作衰颯之詩也若無心作衰颯之詩則亦非佳兆如顧況之老夫年七十不作多時別柳宗元之從此憂來非一事豈容華髮待流年等詩是矣余友黃君仲則方盛年忽作一詩云茫茫

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余竊憂之果及中歲而卒
余六十後忽以不得已事重赴漢江將歸同人餞於黃鶴
樓江岸以爲不更能作楚遊矣余故反其意作畱別一首
云未覺山公興便頽殘年短景苦相催瀕行不與仙人別
此世偏應一再來或亦自相慰藉之語耳

武昌魚雖多而味稍薄卽以鱮黃魚而論產關以東者爲
最次則東南沿海若武昌所產則味鮮而實薄矣惟槎頭
縮頭鰻及鰻花則洞庭湖者爲最其次則武昌黃州一帶
江水中余自九江沂流至漢陽日市此二魚自給飽飯後
輒誦唐張志和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一詞
爲之神往

北江詩話卷五

唐崔塗詩曹瞞尙不能容物黃祖何因解愛才前人每以
此二語爲禰正平一生定論矣殊不知非也知正平者孔
北海以外惟祖一人觀其謂惟處士能道祖意中語則非
不知已可知其子又能使賦鸚鵡則賞音復在一家是已
後正平之不得其死實自取之若以春秋誅意之法斷之
則殺正平者仍屬曹瞞非黃祖也曹瞞不肯居殺士之名
故送之劉表表名列願廚又漢末之好名者故又轉而至
黃祖耳卽以三國鼎峙之主而論諸毛繞涿便以殺身謂
蜀先主能容之乎張子布之積薪虞仲翔之遠譎倘歸之
孫討虜謂討虜能容之乎是正平之殺身本由素定黃祖
特不幸居殺正平之名耳余前有詩云狂生不殺不有容

磨刀仍復及孔融非刻論矣昨過鸚鵡洲有感又賦一絕
云一杯酌爾楚江干雪涕臨風感萬端不解愛才仍嫁禍
平心黃祖勝曹瞞願與論世者更決之其次則杜拾遺之
於嚴武亦正平之往事也雲溪友議以爲武欲殺杜甫冠
鉤於簾者三其毋徒跣救之始免李白之蜀道難爲房瑄
杜甫而作也事雖不可盡據然觀其贈甫詩莫倚善題鸚
鵡賦一語則已兆殺機矣甫之得免禍亦幸已哉平心論
之對其子孫斥名其祖父事本難堪卽以此殺身亦非盡
嚴武之過也

潘安仁之斥孫秀微時蘇子瞻之揚章愴陰事亦皆取禍
之道不可爲法

北江詩話卷五

三

康熙中葉大僚中稱詩者王宋齊名宋開府江南遂有漁
洋縣津合刻相傳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倒屣
迎之以合刻見貽趙歸寓後書一束復宋云謹登漁洋詩
鈔絲津詩謹璧宋銜之刺骨時王已爲大司寇宋便中以
千金貽之欲王賦一詩作王宋齊名之證王貽以一絕云
尙書北闕霜侵鬢開府江南雪滿頭誰識朱顏兩年少王
揚州與宋黃州此時不錄集中見盧運使見曾所輯山左
詩鈔若平心論之趙固傷輕薄然宋豈止不及王亦并不
及秋谷也至吾鄉邵山人長蘅所作詩序實係阿私所好
不足爲據余過黃州日憶及此事亦曾賦詩云百年誰續
雪堂遊苦竹寒蘆起暮愁畢竟後來才士少詩名數到宋

黃州未知諸君子以其言爲諦否

北江詩話卷五

曾孫用勳校字

十四

北江詩話卷六

開寶諸賢七律以王右丞李東川爲正宗右丞之精深華妙東川之清麗典則皆非他人所及然門徑始開尙未極其變也至大厯十才子對偶始參以活句盡變化錯綜之妙如盧綸家在夢中何日到春來江上幾人還劉長卿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劉禹錫懷舊空吟聞笛賦到鄉翻似爛柯人白居易曾犯龍鱗容不死欲騎鶴背覓長生開後人多少法門卽以七律論究當以此種爲法不必高談崔顥之黃鶴樓李白之鳳皇臺及杜甫之秋興詠懷古跡諸什也若許渾趙嘏而後則又惟講琢句不復有此風格矣

北江詩話卷六

七律至唐末造惟羅昭諫最感慨蒼涼沈鬱頓挫實可以遠紹浣花近儷玉溪蓋由其人品之高見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次則韓致堯之沈麗司空表聖之超脫真有念念不忘君國之思孰云吟詠不以性情爲主哉若吳子華之悲壯韋端已之淒豔則又其次也

皮陸詩能寫景物而無性情又在唐彥謙崔塗李山甫諸人之下

韋端已秦中吟諸樂府學白樂天而未到聞再幸梁洋過揚州謁蔣帝廟諸篇學李義山温方城而未到然亦唐末一巨手也

王建張籍以樂府名然七律亦有人所不能及處建之贈

閻少保云問事愛知天寶日識人皆在武皇前華清宮感
舊云輦前月照羅衣淚馬上風吹蠟炬灰籍之贈梅處士
云講易自傳新注義題詩不署舊官名寒食內宴云瑞烟
深處開三殿春雨微時引百官皆莊雅可誦

圖經馮夷華陰潼關里人也服食成水仙爲河伯今考王
充論衡夏桀無道費昌問馮夷云云是馮夷尙屬夏末時
人然山海經已有馮夷之都則與夏時馮夷又屬兩人地
書又云河伯馮夷者本呂公子之妻是河伯又屬女子三
人皆名馮夷皆爲水仙又皆作河伯可異也

馮水
同音

同年秦觀察維嶽壯歲悼亡卽不置姬侍雖官鹽筴自奉
一如諸生詩不多作然蹊徑迥殊語語超脫五言如泊舟
江岸云江渚魚爭釣衡陽雁正回七言如黃岡卽事云新
茶雀舌關心久舊贖蠅頭信手鈔他若勘災展賑諸作則
又仁人之言語語自肺腑流出者矣

昌黎詩有奇而太過者如此日足可惜一篇內甲午憩時
門臨泉窺鬪龍豈此時時門復有龍鬪耶若僅用舊事則
窺字易作思字或憶字爲得

皇甫持正不長於詩故評詩亦未甚確卽如元次山詩文
皆別成片段而持正乃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余頗
不爲然下云長於指斂始得次山梗概蓋持正究長於評
文不長於論詩耳

孟東野詩篇篇皆似古樂府不僅遊子吟送韓愈從軍諸

首已也卽如良人昨日去朙月又不圓魏晉後卽無此等
言語他若昌黎南山詩可云奇警極矣而東野以二語敵
之曰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宜昌黎之一生低首也次
則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造語亦非他人所能到高常
侍之於杜浣花賀祕監之於李謫仙張水部之於韓昌黎
始可謂之詩文知已卽如水部祭韓公詩云獨得雄直氣
發爲古文章亦惟此二語可該括韓公詩文外若白太傅
何常不傾倒昌黎然僅云戶大嫌甜酒才高厭小詩而已
蓋韓白詩派不同故所言只如此而已

李樊南之知杜舍人亦非他人所及所云惟其有之是以
似之也

北江詩話卷六

三

謫仙獨到之處工部不能道隻字謫仙之於工部亦然退
之獨到之處白傳不能道隻字退之之於白傳亦然所謂
可一不可兩也外若沈之與宋高之與岑王之與孟韋之
與柳溫之與李張王之樂府皮陸之聯吟措詞命意不同
而體格並同所謂笙磬同音也唐初之四傑大厯之十子
亦然欲於李杜韓白之外求獨到則次山之在天寶昌谷
之在元和寥寥數子而已詩文並可獨到則昌黎而外惟
杜牧之一人

又有似同而實異者燕許並名而燕之詩勝於許韋柳並
名而韋之文不如柳溫李並名而李之駢體文常勝於溫
此又同中之異也詩與駢體文俱工則燕公而外唯王揚

盧駱及義山五人

杜工部盧玉川諸人工詩而不工文皇甫持正孫可之諸人工文而不工詩

元和長慶以來詩人如白太傅杜舍人皆有節槩非同時輩流所及其寄情深色亦同余昨有題琵琶亭一絕云兒女英雄事總空當時一樣淚珠紅琵琶亭上無聲泣便與唐衢哭不同其二云江州司馬宦中唐誰似分司御史狂同是才人感淪落樊川亦賦杜秋娘

武元衡沈詢皆死於非命未死前一日皆爲五言斷句遂皆作詩讖詢詩云莫打南來雁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果夫婦併命元衡詩云夜久喧暫息池臺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果日未出而先隕又何其奇也較潘岳奇石崇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其驗尙在數年以後者不爲異矣

北江詩話卷六

四

汪文學璨旌德人隨父賈於泰州遂寄居焉雖賈而工詩其弟秀才瓊受業於余璨時以所作託瓊寄質余心賞之惜年未三十而卒臨終屬其弟乞余爲作詩序余憐而許之猶憶其寄婦詩云不知何處秋砧急錯認山妻搗藥聲春闈云陌上小桃紅不了可能開到堦歸時蓋工於言情者余序中以唐李觀爲比李翱所云觀之文如此宦止於太子校書年止於二十九今璨功名止於上舍生年亦止二十九均可云才人命薄矣弟瓊亦能詩其寒食訪余里

第有句云寒食連番雨桃花到處村

高侍郎啟以宮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二語賈禍至於殺身不知廸詩實有所承語意非創自啟也唐王涯宮詞三十首之一云白雪猶兒拂地行慣眠紅毯不會驚深宮更有何人到只曉金階吠晚螢詞意與廸詩略同但較廸詩稍蘊藉耳

隋文帝獨孤皇后以高顏呼之爲一婦人遂銜恨刺骨然唐太宗后長孫氏亦開國皇后也其病中諭太子卽自稱一婦人何度量之相越一至此也卒之隋一傳而亡唐延祚至四百年亦未始不由於闔德矣

古人卜葬必先作買地券或鐫於瓦石或書作鐵券蓋俗

北江詩話卷五

五

例如此又必高估其值多至千百萬又必以天地日月爲証殊爲可笑然此風自漢晉時已有之明嘉靖中山陰縣民於本縣十七都地墾得晉太康五年瓦荊云大男楊紹從土公買冢地一邨東極闕澤西極南騰南極北背北極湖直錢四百萬卽日交畢日月爲質四時爲任太康九年九月廿九日對共破荊民有私約如律令後閱元遺山續夷堅志載曲陽縣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九文事在唐哀宗時則唐五代時土風尙然其錢數必如此者蓋不欲滿十萬或當時俗例然耳不知此例自何代始止然今人於墓前列界石書四至尙本於此余

爲山陰童鈺題楊紹買地蒞歌在集中

今人言一日十二時若古人止有十時左傳昭五年卜楚
邱曰日之數十故有十時是也今人推祿命者言八字若
宋以前只有六字蓋第用年月日不取時也

甯國府圖經涇縣西五里有涇于琴故居云琴南齊明帝
時爲相國嘗捨宅爲寺云云名勝志琴又作髡益非今考
唐李公佐南柯記云東平涇于琴吳楚游俠之士嗜酒使
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會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
酒忤帥斥逐家居廣陵郡東十里當卽其人下云貞元九
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云云無論公佐此傳皆屬寓言卽實
有其人亦唐中葉人非南齊也又云官相國豈幻夢中位
居台輔卽信以爲實耶圖經及方志蓋又因公佐所言而
附會之地理家遂采爲名勝古蹟誤之誤矣

北江詩話卷六

六

又涇縣名宦於三國吳時首列陳焦云生有善政死卽置
葬桃花潭側宣德中縣志并載焦葬後七日穿土化爲小
兒坐於墓上久乃不見云云皆因吳志孫林傳於永安四
年載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太平廣記
再生部引五行志亦同二志並云安吳民則非涇縣宰可
知方志之誣妄如此而人輒信之並列於祀典何也

詩雖小道然實足以覘國家氣運之衰旺卽如五代晉時
馮道奉使契丹高祖宴之於禁中及使回道賦詩云殿上
一杯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蓋是時燕雲十六州已割

屬契丹國勢奄奄如日之垂暮故雖宰相作詩而氣象衰
颯如此至宋則不然太祖太宗之世宇內漸已削平景物
熙熙已若日之初煦故李昉禁林春直詩云一院有花春
晝永八方無事詔書稀又昌陵挽詩云奠玉五回朝上帝
御樓三度納降王何等氣象蓋同一宰相也而吐屬不同
如此孰謂詩不隨氣運轉移乎

謝靈運山居賦李德裕平泉草木記其川壑之美卉木之
奇可云極一時之盛矣然轉眼已不能有尙不如申屠因
樹之屋泉明種柳之方轉得長子孫永年代也蓋勝地園
林亦如名人書畫過眼雲烟未有百年不易主者是知一
賦一記雖擅美古今究與昭陵之以法書殉葬元章之欲
抱古帖自沈者同一不達矣

